

修訂平劇選



集二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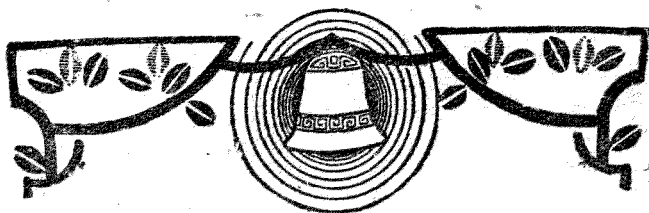
* 曹 放 捉 *

* 莊 家 岳 *

* 燈 蓮 寶 *

* 會 雙 奇 *

版出館譯編立國
行印局書中正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滬一版

修訂平劇選

(全十二集)

第二集 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人	修訂者
正中書局	正中書局	吳秉常	國立編譯館

(1982)

修訂經過及其要旨

民國二十八年教育部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劇本整理組，擬定修訂平劇計畫。初步選定平劇百種，旋又刊行「平劇選第一輯提要」及「平劇本事」，主其事者為趙太侖君。迨民國三十一年，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與本館合併，修訂平劇劇本工作，改由本館社會組繼續辦理。迄今已經修竣七十餘種，概以組中歷年搜集之舞臺上最通行之劇本為根據。至於坊間流行之平劇劇本，訛誤脫漏之處，不勝枚舉，僅供參考而已。

關於修訂標準，首重內容意義，凡有涉及迷信殘暴或不合社教意義及違反時代意識之處，均酌量予以刪改。但為劇界易於接受起見，以不多所更動為原則，同時亦不忽略其原有技術之表現。每劇弁以引言，略述劇情及其意義。後附註釋，詳考劇中人物、地名及其與正史不相符合之處，以辨真偽，並將方言術語之未能通俗以及用典措辭之艱深費解者，一一加以說明，以供閱者參考。末並殿以修改經過，舉列原有劇詞，而略述其必須修正之理由，以明責任之所在，兼便質教於通家。

此次印行之修訂平劇選，係以四種彙成一集，各劇均經教育部審定，並曾加以實驗，故能切合實用。今後當陸續刊印，藉符輔助社教發揚藝術之本旨。惟修訂平劇，困難甚

多，如何使其躋於情理兼顧善美並臻之境地，則有待於各方賢達戲劇專家之匡助，尤冀劇界人士，認真採用，以證得失，實深盼幸。

參加修訂平劇劇本工作始終其事者有：程虛白、徐筱汀、林柏年、姜作棟四君；中途調任他職者有張景蒼君；先後離館者有：吳伯威、李守珍二君。復賴歷任社會組主任梁實秋、張北海、李宜琛三君，督導進行，故獲迅觀厥成也。

凡例

一、修訂平劇劇本，先選定一百種，其選擇之標準以適合社會教育之意義爲主，兼顧及其藝術上之價值。

二、修訂時所根據之藍本，以坊間及舞台上最通行者爲主，求其平易可用；至於舊本、善本、及名伶祕本，蒐求匪易，多付闕如，間有所得，亦僅供參考。

三、劇情大體優良，內容有涉及迷信、殘暴或不合社教意義之處，均酌量予以刪改。

四、平劇戲詞，率嫌俚俗，不通順處亦屬常見，均酌予修潤，但爲劇界易於接受起見，以不多所更動爲原則。

五、每劇弁以「引言」，略述劇情及其意義，後附「註釋」，以供閱者參考。並殿以「修改經過」，以明責任之所在，兼便質教於通家。

目次

捉放曹（吳伯威修訂）	一
岳家莊（李效厂修訂）	三一
寶蓮燈（吳伯威修訂）	四九
奇雙會（程虛伯修訂）	七四

捉放曹

一 引言

「捉放曹」的劇情是這樣：

曹操刺董卓未成，連夜逃走；蓋欲住各處聯絡同志，共商滅董大計。董卓畫影圖形，並行文到各郡縣：有拿到曹操者，賞千金，封萬戶侯。

曹操走到中牟縣，守門軍士並不認識他，因為他沒有腰牌，不准他進城。曹操久聞縣令陳宮不是平常人，因自承是曹操，預備說服陳宮和他合作。

陳宮原是很有國家思想而又有才幹的人。他見國家多難，自己不能盡力，頗有懷才不遇之歎。今見曹操行刺的義舉，覺得他是個可共大事的人，就棄官和曹操同走。

在路上，他們遇到了呂伯奢——曹操的父親的結拜兄弟。呂伯奢很好客，堅邀曹操、陳宮到他家去住宿，並命家人殺豬宰羊，大事招待；因為家裏沒好酒，更親自到前村去買酒。

呂伯奢出去買酒的時候，曹操聽到後堂有磨刀的聲音，並有人說「細而殺之」，不禁疑心陡起：「或許是呂伯奢以買酒為名，去報官來捉拿我吧？」便不聽陳宮的勸阻，闖入後

堂，把一家大小殺盡，又放火燒了莊院；後來在廚房裏發現呂伯奢果真是殺豬宰羊，誠心款待他們，才知誤殺無辜，只好催陳宮一同上路。走了不遠，恰遇呂伯奢買酒回來，曹操要「斬草除根」，又不聽陳宮的勸阻，把伯奢也殺了。陳宮責備他不該如此狠毒，他聲明他處世的態度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

當夜，宿在旅店裏，曹操酒後睡熟；陳宮睡不着，思前想後，悔恨交集。他深切的認識了曹操是一個極端狠毒、自私自利、難共大事的人物。他本想將曹操殺死，但又一轉念：「既已同事，殺之不義」，便留詩一首，趁天色未明，獨自拉馬，另到他方去了。

「捉放曹」這齣戲，是根據「三國演義」第四回下半編成的；但劇中情節，和演義上並不完全一致。第一，演義中的曹操，是被捕住的，他最初不肯承認，假說是客商，姓皇甫。第二，曹操、陳宮和呂伯奢，不是路遇，而是特去拜訪的。第三，陳宮從旅店裏丟下曹操走的時候，不會題詩。

這齣戲，就詞句上說，並不算好；而在整個的組織上卻還相當謹嚴，沒有拖沓蕪雜之弊。刻畫曹操陳宮二人的性格，也還鮮明——就是把陳宮寫得太懦弱了一點。

曹操在一般人心目中，已成爲奸險的典型、醜惡的代表；看了這齣戲，會教我們對於奸險醜惡的人物，更加厭惡和憎恨。爲了一己的利益，不惜殺了友人的全家，並且一錯到

底的又殺了倖存的最後一人，這是最醜惡的舉措！像這種「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的自私自利之徒，是永爲世人唾棄的！

二本劇

劇中人

曹操

〔淨〕

二公差

〔丑〕

四衙役

門子

〔雜〕

陳宮

〔老生〕

呂伯奢

〔外〕

家僮

〔雜〕

屠者

〔丑〕

店家

〔丑〕

第一場

曹操（內白）馬來！（唱西皮搖板）指望除賊定邦國，事機洩露惹風波。（白）俺！姓曹

名操字孟德。可恨董卓（註一）專權，心懷叵測，我與司徒（註二）王允（註三），定下一計，以獻刀爲名，行刺國賊，不想被他鏡中看破。是俺連夜逃出皇城。前面已是中牟縣（註四）；就此馬上加鞭！（唱西皮原板）曹孟德在馬上惱恨董卓，欺天子壓諸侯做事毒惡。實指望獻寶刀將他結果，又誰知天不佑惹起風波。（曹操下）

第二場

（王升及公差乙上）

王升（白）在下王升。奉了太爺之命，捉拿刺客曹操，伙計！就此上關。（守關介）

曹操（內白）馬來！（上唱西皮搖板）遠望着中牟縣城池一座，曹孟德似魚兒逃出網羅。我這裏緊加鞭城池來過！

二公差（白）拿曹操！

曹操（白）呀！（接唱）耳邊廂又聽得捉拿孟德。（白）哎呀且住！那邊廂言道捉拿曹操，我不去逃生，反來送死不成？待我打馬轉去。——噯呀！大丈夫只有向前，焉有退後之理，待我下馬進城。

二公差（白）呀！你是做甚麼的？

曹操（白）俺乃是進城的。

二公差（白）如今進不得城了！

曹操（白）怎麼進不得城呢？

二公差（白）我等奉了太爺之命，捉拿刺客曹操。

曹操（白）你拿你的曹操，與俺行旅客商何干？

二公差（白）拿你去見我家太爺。

曹操（白）你家太爺姓甚名誰？

二公差（白）姓陳名宮字公臺。

曹操（白）你且少待。（背白）哎呀且住！久聞陳宮頗有王佐之才，不免趁此機會，勸他

隨俺游說諸侯，共滅董卓，豈不是好？——啊，把城的！你們可認識曹操？

二公差（白）不認識。

曹操（白）俺就是曹操。

二公差（白）有何爲證？

曹操（白）佩劍爲證。

二公差（看劍介）果然不錯。將刑具戴上！

曹操（白）不戴也罷！

二公差 (白) 朝廷王法，焉有不戴之理？

曹操 (白) 當真要戴？

二公差 (白) 當真要戴！

曹操 (白) 果然要戴？

二公差 (白) 果然要戴！

曹操 (白) 如此你就戴！戴！戴！(戴刑具介)(唱西皮搖板) 實指望約諸侯除奸去

惡，又誰知中牟縣自入綱羅。到如今我只得頂戴鐵鎖，見了那陳公臺自有話說。

(同下)

第二場

(四衙役，一門子上)

陳宮 (上引) 官居縣令，與黎民判斷冤情。(坐念詩) 頭戴烏紗風教先，慈祥愷悌萬

民歡。清廉有如湖中月，德配汪洋水底天。(白) 下官姓陳名宮字公臺。蒙聖恩官授中牟縣正堂。今有曹操，以獻刀爲名，行刺太師董卓，被他鏡中窺破。謀刺未成，畏罪逃走。今奉太師行文，命各州府縣，畫影圖形，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曾命王升等四門盤查，未見繳簽。來！伺候了！

王升(公差甲)(上白)忙將捉曹事，告與太爺知。——太爺在上，小人叩頭！

陳宮(白)罷了。

王升(白)恭喜太爺！賀喜太爺！

陳宮(白)喜從何來呢？

王升(白)刺客曹操被小人們拿獲了。

陳宮(白)有何爲證？

王升(白)寶劍爲證

陳宮(白)呈上來！

王升(白)是。(呈劍介，陳看劍介)

陳宮(白)只要爾等拿得不差，解進京去，定有千金之賞。

王升(白)小人們不願領賞。

陳宮(白)願者何來？

王升(白)願太爺祿位高升。

陳宮(笑)哈哈！(白)官升隸賞，分所當然。來！

王升(白)有！

陳宮(白)將刺客曹操押上堂來！

王升 (白)是。——伙計們！將刺客曹操押上堂來！

公差乙 (內白)哦！(押曹操上)

曹操 (上唱西皮快板)跳龍潭出虎穴逃災避禍，又誰知中牟縣投入網羅！怒沖沖打從這滴水簷過。看陳宮他把我怎樣發落。

陳宮 (白)呵！(唱西皮搖板)曹孟德進衙來齊聲威喝。衙役們列兩旁虎站山坡。觀刺客面貌上帶定兇惡！見本縣不下跪卻是爲何？(白)下站可是曹操？

曹操 (白)既知我名，何必動問！

陳宮 (白)見了本縣，因何不跪？

曹操 (白)俺上跪天子，下跪父母，豈肯跪你這區區縣令！

陳宮 (白)豈不知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呀？

曹操 (白)但不知俺身犯何罪？

陳宮 (白)你行刺董太師，還說無罪？

曹操 (白)行刺董太師可是你親眼得見？

陳宮 (白)雖非我親眼得見，今奉董太師行文，命各州府縣，畫影圖形，捉拿於你。你今被獲，還敢強辯不成！

曹操 (白)啊！(唱西皮快板)聽他言嚇得我雙眉纒鎖，心問口口問心自己揣摩；說兩

句好言語將他哄過，管叫他棄縣令隨某逃脫。(白)公臺！你可知朝中誰忠誰奸？

陳宮 (白)我在簾外爲官，怎知朝中之事？

曹操 (白)卻又來！(唱西皮原板)你本甚簾外官怎知朝歌(註五)，怎知道董卓賊奸雄

做惡？刺死了丁建陽百官膽破！滿朝中文共武木雕泥塑。收呂布(註六)作爪牙奸佞一夥，一心要謀取那漢室山河。久聞得陳公臺頗有才學，細思量董卓賊他惡跡如何？

陳宮 (白)哦！(唱西皮二六)曹孟德休得要謗毀相國，董卓師他倒有治國的韜略。破

黃巾雖無功卻也無過，十常侍(註七)亂宮闈他掃蕩羣魔。收下了呂奉先威振海角，傳一令亞賽那山倒海挪。我將你解進京獻與相國，千金賞萬戶侯加官晉爵。你好比撲燈蛾自來投火，又好比瑯食魚自入網羅！你好比下山虎把路來投錯，擒住了虎焉能夠放虎歸窩。擒住了你甚釋放必來傷我，擒虎易取虎難自去揣摩。

曹操 (唱快板)你將我解進京獻與董卓，那時節見了他自有話說。刺董卓是陳宮修書與我，管叫你徧體排牙難以解說。

陳宮 (白)哦！(接唱快板)聽他言嚇得我雙眉縐鎖，這件事倒叫我無計奈何。若釋放猶恐怕罪歸於我，若不放又恐怕惹起風波。思一思想又想無計定奪……(白)有了(接唱)學蘇秦放張儀計上心窩。擒住你放不放在於我，縱釋放也說一個情通

理合。

曹操（接唱快板）處亂世把時機切莫放過。小縣令焉能夠名標麟閣；倒不如棄縣令隨

定於我，約諸侯滅董卓重整朝歌。

陳宮（接唱快板）曹孟德說此話提醒於我，小縣令焉能夠名標麟閣；倒不如棄縣令隨他入伙，走天涯會諸侯重整朝歌。下位來與明公親解枷鎖。（衙役同喝「哦」介）（唱搖板）衙役們且迴避自有發落。（四衙役三公差下）（接唱）手挽手與明公二堂內坐。（坐介）（陳接唱）在公堂多冒犯望乞恕卻。

（曹操、陳宮坐介）

陳宮（白）明公到此，衙役們多有冒犯，望祈恕罪！

曹操（白）豈敢！多蒙釋放，日後必當重報。

陳宮（白）豈敢！不知明公今欲何往？

曹操（白）我有意奔走天涯，約請各路諸侯，共滅董卓，方解俺心頭之恨。

陳宮（白）明公胸懷大志，令人可敬。有意隨同明公共圖大事，不知明公意下如何？

曹操（白）好卻好，只是連累寶眷，多有不便！

陳宮（白）家屬俱在原郡，料無妨礙。

曹操（白）既然如此，你我趁此機會逃出城去爲妙。

陳宮（白）請到書房待茶！待我吩咐吩咐，即便同行。

曹操（白）暫時告別！

陳宮（白）少刻奉陪！

（曹操下）

陳宮（白）來！

門子（白）有。

陳宮（白）將印信付與右堂代管，就說老爺領了上司公文，下鄉查旱，多則一月，少則十天就回。附耳上來！（陳宮附門子耳，門子應允介）——備馬伺候！（同下）

第四場

（呂伯奢上）

呂伯奢（引）隱居山莊，廣交遊人稱孟嘗。（註八）（念詩）芝蘭君子性，松柏古人心，平生惟好客，祇爲適我情。（白）老漢呂伯奢。乃陳留（註九）人氏。承父兄之業，薄有家財，交遊四海，頗有孟嘗好客之名。看今日天高氣爽，不免莊前莊後遊玩一番便了。（唱西皮原板）老漢生來交遊廣，好客聲名似孟嘗。高朋滿座常來往，終朝暢飲在一堂。開步來在莊頭上，又見二騎走慌忙。

曹操 (內白) 馬來！

(曹操上，陳官隨上)

曹操 (唱西皮搖板) 八月中秋桂花香。

陳官 (接唱) 行人路上馬蹄忙。

曹操 (白) 坐在雕鞍用目望。

陳官 (唱) 見一老丈坐道旁。

呂伯奢 (白) 啊！那邊來的敢是曹操？

曹操 (白) 這個！俺不是曹操，老丈不要認差了。

陳官 (白) 是啊，老丈不要認差了人哪！

呂伯奢 (白) 老漢呂伯奢，與令尊大人有八拜之交，難道你就忘懷了麼？

曹操 (白) 原來是呂伯父，待姪男下馬參拜！

陳官 (白) 啊明公！天色尚早，你我趨路要緊哪。

曹操 (白) 那個自然。伯父！本當進莊拜見伯母，怎奈有要事在身，不敢久停，告辭一

呂伯奢 (白) 朝廷貴客，焉有過門不入之理，來來來！待老漢與二公牽馬。

曹操 (白) 這就不敢！

陳官 (暗問曹操) 明公！去得的麼？

曹 操 (白)他乃家父好友；去去無妨。請！

呂伯奢 (白)請哪！(唱西皮流水板)八月秋高天氣爽，風和日麗桂花香，清晨莊頭閒遊賞，貴客臨門到我莊。

家 僮 (自下場門上白)迎接家爺！

呂伯奢 (白)將馬帶過！多加草料！

曹 操 (白)馬不要卸鞍！

家 僮 (白)哦！(下)

(曹陳呂入室介。陳宮嗽介)

呂伯奢 (白)賢姪！此位是……

曹 操 (白)此乃中牟縣縣令姓陳名宮字公臺。伯父上前見過。

呂伯奢 (白)哦！原來是父母太爺到了；小老兒不知，望祈恕罪！

陳 宮 (白)豈敢！冒造寶莊，老丈海涵。

呂伯奢 (白)豈敢！請坐！

陳 宮 (同白)有座！

呂伯奢 (白)賢姪為何落得這等狼狽？

曹 操 (白)哎！一言難盡哪！(唱西皮原板)恨董卓專權亂朝綱，欺天子壓諸侯亞賽虎

狠。行刺不成（轉快板）險些喪。連夜逃出是非牆。中牟縣，入羅網，繩網鎖綁到公堂。不是公臺將我放，姪男倒做瓦上霜。

呂伯奢（白）哦！（唱西皮流水板）老漢擦衣跪草堂。（跪介）多蒙太爺施恩光，孟德不是你釋放，險些做了瓦上霜。

陳宮（白）老丈！（唱西皮流水板）多蒙老丈美言獎，釋放忠良理應當，但願滅卻賊奸黨，同奔原爲漢家邦。

呂伯奢（白）哦！怪不得令尊大人到此借宿一宵，又逃回原郡去了。

曹操（白）不好了！（唱西皮搖板）聽一言來兩淚汪，年邁爹爹受災殃，孩兒不能來奉養，爹爹呀！連累他白髮蒼蒼奔故鄉！

呂伯奢（白）賢姪不必如此，日後自有相逢之日。

曹操（白）但願如此。

呂伯奢（白）二公請少坐，待老漢去至後面安排酒飯！

陳宮（同白）前村用過，不要費心。

呂伯奢（白）貴客臨門，焉敢慢待。正是：在家不會迎賓客，出外方知少主人。哈哈……

（下）。

陳宮（白）啊，明公！適才聞聽令尊大人逃往原郡去了，忽然雙目落淚，真乃忠孝雙

全。

曹操 (白)父子之情，焉有不痛之理！

陳宮 (白)明公啊！(唱西皮流水板)休流淚來免悲傷，忠孝二字腹內藏，協力同心滅奸黨，麒麟閣(註十)上把名揚。

呂伯奢 (上唱西皮搖板)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光。

曹操 (白)伯父！這般時候，手提酒壺，意欲何往？

呂伯奢 (白)家中菜蔬倒有，只是缺乏美酒。待老漢去至前村沽酒回來，還要把敬三杯。

陳宮 (白)家常隨便，不要費心。

呂伯奢 (白)二公請少坐，老漢去去就來，請哪！(唱西皮搖板)辭別二公出草堂，沽來美酒待棟樑。(下)

陳宮 (笑介)哈哈！(唱搖板)老丈親自沽佳釀，待人禮義似孟嘗。

曹操 (白)公臺。(唱西皮搖板)家父與他常來往。當年結拜一爐香。孟德抬頭四下望。

(內喊殺介)

曹操 呵？(接唱)又聽刀聲響叮噹。(白)公臺！你可曾聽見？

陳宮 (白)聽見甚麼？

曹 操 (白)後面刀聲響亮，莫非下手你我？

陳 宮 (白)哎！那老丈與令尊大人有八拜之交，焉有此事呀？

曹 操 (白)你我去到後面看個動靜如何？

陳 宮 (白)這倒使得。請！

曹 操 (白)請。(唱西皮搖板)來在二堂用目望；

(內喊殺介)

陳 宮 呵(唱)言語恍惚實難防。

曹 操 (白)公臺！你又可曾聽見？

陳 宮 (白)又聽見什麼？

曹 操 (白)後面言道，細而殺之，綁而殺之，不是下手你我，還有哪個？

陳 宮 (白)那老丈方才言道：家中蔬菜倒有，缺少美酒，去至前村沽酒回來，還要把敬

三杯，你不要見差了哇！

曹 操 (白)我卻明白了。

陳 宮 (白)明白何來？

曹 操 (白)想是那老狗以沽酒爲名，去到前村，約來鄉約地保，捉拿你我，去求千金重賞，你道是與不是？

陳宮（白）那老丈面帶忠厚，豈是那貪賞之輩！

曹操（白）如今的人兒，看他面帶忠厚，內藏奸詐！

陳宮（白）依你之見？

曹操（白）就動起手來！

陳宮（白）哎呀明公呵！縱有此事，等那老丈回來，問上三言兩語。他若無言答對，再來動手，也還不遲呀！

曹操（白）等那老狗回來，他們的人多，你我的人少，豈不束手被擒！有道是「先下手的爲強，後下手的遭殃」！

陳宮（白）不可莽撞呵！

曹操（白）閃開了！（唱西皮搖板）可恨老狗太不良！

陳宮（唱）未必他有此心腸！

曹操（唱）分明去求那千金賞！

陳宮（唱）求賞焉有此風光！

曹操（唱）手執寶劍往後闖！（曹操下）

陳宮（唱）他一家大小遭禍殃！（下）

第五場

曹操 (上唱西皮搖板) 自做自受自遭殃，小鬼怎播五閻王！寶劍一舉全家喪！(四豬

跑過場，陳上，曹用劍漫陳頭介)

陳宮 (上)(唱)嚇得我三魂七魄忙！

曹操 (唱)怒氣不息往後闖。

陳宮 (唱)陳宮上前扯衣裳。(白)明公！你將他一家殺死，手執寶劍，又欲何往？

曹操 (白)取把火來燒他的莊院。

陳宮 (白)殺人放火，豈是你我所爲！

曹操 (白)俺曹操做事要乾乾淨淨；你且閃開了！(唱西皮搖板)取把火來燒他的莊。

陳宮 (唱)殺人還要火焚房！

曹操 (唱)手執寶劍廚下闖！

陳宮 (唱)見細一豬在廚房。(白)明公！你將他一家人錯殺了？

曹操 (白)怎見得錯殺了？

陳宮 (白)那老丈分明是殺豬沽酒款待你我，豈不是錯殺了？

曹操 (白)我卻不信！

陳宮（白）現細一豬在廚房之內，你去看來呀！

曹操（看介白）嘿嘿！（陳宮夾白嘿嘿）！（唱）孟德做事太莽撞，錯把一家好人傷！

陳宮（白）明公！你將他一家殺死，等那老丈回來，你是何言答對？

曹操（白）這個！（尋思介）公臺，三十六計，走爲上策；你我尋找馬匹，逃走了罷！

陳宮（白）事到如今也只好是一走！

曹操（白）走哇！

陳宮（遲疑的）走哇！

曹操（白）走哇！

陳宮（仍不起勁的）走哇！

曹操（厲聲的）呔！走哇！（拔劍示威介）

陳宮（無奈的）走！走！走！

（曹操陳宮牽馬介）

曹操（上馬唱）出得莊來把馬上。（下）

陳宮（白）噯！（唱快板）背轉身來自參詳，我道他是一個治國安邦將，卻原來賊是個
人面獸心腸。（下）

第六場

呂伯奢 (上唱搖板) 老漢西村沽佳釀，滿面春風轉回鄉，將身來在莊頭上。

(曹操陳宮同上)

曹 操 (白) 遇見了！(曹陳同下馬介)

呂伯奢 (白) 啊！(唱) 這般時候奔何方？(白) 天到這般時候，二公意欲何往？

曹 操 (白) 這個……姪兒避禍事小，連累伯父事大，告辭了。

呂伯奢 (白) 且慢！老漢也曾吩咐家人等，殺豬宰羊，(陳宮扯曹衣襟，曹怒卻之介)

款待二公，怎麼就要走去，如此老漢就要強留了。

曹 操 (白) 這個！(欲拔劍介)(陳宮急攔)

陳 宮 (白) 啊！老丈不必強留，回到家去，自然明白，你我後會有期。告辭了！

曹 操 (白) 告辭了！(唱搖板) 辭別伯父把馬跨。(下)

陳 宮 (白) 老丈！(唱西皮搖板) 陳宮心中似刀扎！(白) 老丈。(呂夾白)「太爺」

(陳接唱) 多蒙老丈美意大，(呂夾白)「不成敬意」(陳接唱) 好意反成惡冤

家！(呂夾白)「這是那裏說起」(陳接唱) 急忙中難說你我知心的話。(呂夾

白)「送太爺」。(陳白) 老丈。(接唱) 休怨我陳宮你怨他。(下)

呂伯奢 (白)呵？(西皮搖板)孟德上馬鬣髮炸，陳宮爲何淚如麻？莫不是家下人說錯了話，言語不週冒犯了他。叫人難解真和假；(想介白)嗷！是的！是的呀！(接唱)回到家中問根芽。(下)

第七場

(曹操陳宮上)

曹操 (唱搖板)勒住絲韁停住馬。

陳宮 (唱搖板)他今不走事有差。(白)明公爲何又將馬頭勒轉？

曹操 (白)忘了一樁大事，囑咐老狗。

陳宮 (白)哎！你饒了他一條老命去罷！

曹操 (白)不要你管！

陳宮 (白)天地良心吶！

曹操 (白)哎！伯父請轉。(同下馬介)

呂伯奢 (內白)來了。(上唱搖板)相逢未說知心話，再與孟德把話答。(白)賢姪敢莫有回轉之意？

曹操 (白)正是有回轉之意，你身後何人？

呂伯奢 (白) 在那裏？

曹操 (白) 看劍！(殺呂介)

陳官 (唱搖板) 陳官一見咽喉啞，白髮老丈染黃沙。你一家大小喪劍下，老丈啊！

曹操 (笑) 哈哈！

陳宮 (白) 呀啞！(唱) 再與孟德把話答。(白) 明公！你將他一家殺死，尙且追悔不及，

出得莊來，又將老丈劍劈道旁，是何道理？

曹操 (白) 殺死老狗，免除後患。

陳宮 (白) 似你這樣疑心殺人，豈不怕天下人叫罵於你！

曹操 (白) 這個……公臺！俺曹操一生做事，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來負我！

陳宮 (恍然大悟) 哦！

曹操 (怒) 哽！(拔劍介，陳宮退避介)

陳宮 (唱西皮慢板) 聽他言嚇得我心驚胆怕。背轉身只瞞怨自己做差。我先前祇道他寬宏量大，卻原來是個無義的冤家。馬行在夾道內我難以回馬。這才是花隨水水不能戀花。這時候我只得暫且忍耐在心下。既同行共大事必須要勸解與他。

曹操 (白) 你的言多語雜！

陳宮 (唱二六板) 休道我陳公臺言多語雜，你本是大義人把事做差！呂伯奢與你父相

交不假，爲什麼起疑心殺他的全家！一家人被你殺也就該罷，出莊來殺老丈是何根芽？

曹 操 (唱搖板) 陳公臺休瞞怨一同上馬。(曹陳上馬介) (唱流水板) 坐雕鞍聽孟德細說根芽。呂伯奢與我父相交不假，我把他當做了對頭冤家。怒沖時那管那嘩喇喇泰山倒下，斬草除根永不發芽。

陳 宮 (唱搖板) 好言語勸不醒蠢牛木馬，把此賊好一比井底之蛙。

曹 操 (唱搖) 緊加鞭催動了能行駿馬：黑黯黯霧沉沉有戶人家。(白) 公臺！天色已晚，你我投宿了罷。

陳 宮 (白) 但憑於你。

曹 操 (白) 店家？

店 家 (內) 啊哈！(上念) 沽飲三杯醉，開罈十里香！(白) 二位敢是住店的麼？

曹 操 (白) 正是。將馬帶過！

陳 宮 (白) 馬不要卸鞍！

店 家 (白) 是。

(店家帶馬，曹陳進店介)

店 家 (白) 二位用些什麼？

陳宮（白）明燈一盞。美酒一壺。

店家（白）是。明燈一盞，美酒一壺！（取燈酒介）燈到酒到！

陳宮（白）喚你再來。

店家（白）是。（下）

曹操（白）公臺！請來用酒！

陳宮（白）鞍馬勞頓，吞喫不下。

曹操（白）那裏是吞喫不下，分明是見俺錯殺呂家數口，你那心中有些不忿！

陳宮（白）哎！你我共圖大事，說甚麼不忿二字，你的疑心忒大了！

曹操（白）俺曹操一生一世就是這疑心忒大！（唱西皮搖板）逢人只說三分話，慣在虎

口去拔牙。獨飲幾杯安歇罷。一夢黃梁到故家。

（起更介）（陳宮持燈房外巡視畢進房介）

陳宮（試喊曹操）明公！明公！——睡着了。咳！我好悔也！（唱二簧慢板）一輪明月照窗下。陳宮心中亂如麻。悔不該心猿並意馬，悔不該隨他人到呂家。呂伯奢可算得義氣大，殺豬沽酒款待與他。又誰知此賊的疑心太大，拔出劍就將他的滿門殺。一家人俱喪在寶劍之下，年邁的老丈命染黃沙。屈死的衆冤魂休來怨咱，自有那心靈兒與天地鑒察。

（起二更介）

（唱二簧原板）聽樵樓打罷了二更鼓下，越思越想把事來做差。悔不該把家屬一且撇下；悔不該棄縣令拋卻了烏紗。又誰知賊行事多疑尙詐，漢室後來賊是惹禍的根芽。

（起三更介）

（接唱二簧原板）看此賊睡臥真瀟灑，安眠好似虎在柙，賊好比蛟龍未牛鱗甲，賊好比猛虎未長牙。虎在籠中我不打，我豈肯放虎歸山又把人抓。

（取劍介）

（唱二簧搖板）拔寶劍將賊的頭割下！（曹操翻身介）險些兒把事又做差！（送劍介）（白）本當一劍將他殺死，惟恐天下疑心我與董卓同黨呵。不免題詩一首，打動此賊。但不知以何爲題？（起四更介）就以四更爲題：「鼓打四更月正明，萬般悔恨在心中。殺死呂家人數呂，方知曹……」（曹操翻身介）明公！明公！（曹操不應介）「方知曹操是奸雄。陳宮題」。趁此賊睡着，不免尋找馬匹，逃走了罷。

（尋馬，牽馬開門，出門上馬，起五更介。（唱二簧搖板）也是我陳宮做事差，不該隨賊走天涯。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陳宮下）

曹操

(唱)「簧搖板」一夢黃梁真瀟灑。(白)「嘎！」(唱)不見陳宮事有差。(白)「天已明亮，陳宮緣何不見？真案之上，現有詩句，待我看來：「鼓打四更月正明，萬般悔恨在心中，殺死呂家人數口，方知曹操是好雄。陳宮題」。呀呀呸！陳宮呵陳宮，我日後若不殺你，誓不爲人也！」——啊店家！房錢在此，俺今去也。(唱)「搖板」可恨陳宮做事差，不該題詩誚罵咱。約會諸侯與人馬。拿住陳宮不饒他。

【註釋】

(註一)董卓 臨洮人。後漢靈帝時爲前將軍。帝崩，帶兵入朝，廢少帝，立獻帝，弑何太后，袁紹等起兵討之，遂擁帝入長安，自爲司徒，王允計誘呂布殺之。

(註二)司徒 漢制，丞相稱大司徒，與大司馬大司空並列三公。後去「大」字，稱司徒。

(註三)王允 獻帝時司徒、諫董卓。後卓將李傕、郭汜爲亂，允被殺。

(註四)中牟 漢中牟縣即今河南中牟縣。

(註五)朝歌 商紂都朝歌，此處借用，指朝廷而言。

(註六)呂布 呂布字奉先。初事丁原，繼事董卓，後又殺卓。

(註七)十常侍 靈帝時，張讓、趙忠、夏惲、郭舉、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慄，宋典十二人爲中常侍(官名)，封侯貴寵，父兄弟，布列州郡，爲人讎害。就成數言，稱爲「十常侍」。

(註八)孟嘗 姓田名文，號孟嘗君。戰國時齊之公族。好招致賢士，門下食客數千人。

(註九)陳留 漢置陳留郡，治陳留(今河南陳留縣)。

(註十)麒麟閣 漢蕭何造。爲藏祕書，處賢才之用。其後漢宣帝圖功臣霍光等於閣上。

三 修改經過

「捉放曹」是一齣很流行的戲。但普通均自呂伯奢上場演起，演「公堂」者很少，帶「曹操過關」者更少。劇本也一樣，沒有一種頭尾完全的。這一個缺憾現在由我們給補足了。

劇中改動之處頗多，擇要舉述如下：

(一)陳宮上場後的宣場詩，異詞甚多，乖謬百出。諸如：「須戴烏紗奉孝先，四鄉凱歌萬民歡，清廉猶如湖中月(亦有作「家嚴有語呼兄弟」者)，德配汪洋水底天」之類；今遷就原文，改成：「頭戴烏紗風教先，慈祥愷悌萬民歡。清廉猶如湖中月，德配汪洋水底天」，後兩句係老詞，並且「湖中月」與「水底天」正相對仗，故不必更動。

(二)公堂一場，曹操原唱詞有「收下了呂奉先做事太錯」句，「做事太錯」四字，不足以形容曹操與呂布同惡相濟之罪狀，且在董卓方面而言，收呂布正如虎之生翼而不得謂爲「做事太錯」，故改爲「收呂布作爪牙奸佞一夥」。

(三)公堂曹操陳宮對唱快板中有「陳公臺說此話真個輕弱」與下句「大丈夫怎能夠名

標麟閣」語意不相貫串，故將上句改為「虞亂世扭時機切莫錯過」，俾符曹操之奸雄口吻。

(四)公堂上陳宮的二六板唱詞，有兩處直稱董卓處均改為「相國」，因陳宮尙在傾向董卓而未至直斥其名之份例。

(五)呂伯奢出場後的引子和唱白當中，均述及「夜夢不祥」，這是一種宿命論的看法，好像呂家的死是命裏該當的一般；而且迷信成分增加，悲劇成分便不免爲之減少；故引子唱詞均另行改作，白詞中刪去一部分，「怪不得昨夜燈花放」一段，前三句亦加以改作。

(六)行路一場陳宮因曹操枉殺呂氏全家而以「似你這樣疑心殺人，豈不怕天下人叫罵於你。」二語，責難曹操。操無以對乃作「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來負我」二語，將奸雄本色，完全暴露；陳宮始恍然大悟操爲人之險惡。「聽他言」一段純係陳宮悔恨感覺之心理描寫而與對白無涉。據此操曹「在聽他言」唱完之後所云「你的言多語詐」者，當係指着文陳宮之責難語句爲多口饒舌，始能前後貫串。若然，「言多語詐」之「詐」字必係「雜」字之誤。蓋「言多語雜」係屬成語，卽「囉哩囉嗦」之謂也。倘作「言多語詐」，則意無所指，且陳宮亦未嘗作奸詐語句，何得謂爲「言多語詐」耶？致此錯誤之來源，迨由於俗伶將尖音「雜」字一向念作團音之「詐」字故也。其下陳宮接唱之「二六」，三慶班老

本及一般老伶均作「你那裏休道我言多語詐」。譚派始改爲「休道我言語多必有奸詐」，而正式以「雜」爲「詐」，殊不合理。今採用二者之長，改爲「休道我陳公臺言多語雜」，既可保用「休道我」之腔，上下文意亦可啣接。

(七)陳宮之「自有那神靈天地監察」句，涉及迷信，故改「神」爲「心」，以存原腔。

(八)陳宮唱詞有「我只說賊是個寬宏量大，漢室後來賊是個惹禍的根芽」兩句上下不相連貫，故改上句爲「又誰知賊行事多疑尙詐」。

(九)陳宮之「安眠好似井底蛙」詞，「井底蛙」三字不妥，故改爲「虎在柙」，俾與下面「虎在籠中我不打」句，互相照應。

(十)曹操之「一夢黃梁到故家」詞，將平聲「家」字用在上句，不合，故改爲「真瀟洒」。

此外因文義不順而改動之處甚多。如曹操唱詞「指望除賊定朝歌，誰知洩露惹風波」二句，「朝歌」在劇中凡三見，嫌頻，改爲「定邦國」。「誰知洩露」不明順，改爲「事機洩露」。陳宮唱詞「凌烟閣上把名揚」改爲「麒麟閣上美名揚」。「七品郎官成何樣」改用「但願滅却賊奸黨」……老詞。蓋漢時官制無九品制度，漢廷亦無凌烟閣也。(凌烟閣係唐太宗時所建，用以圖畫功臣；麒麟閣必爲漢宣帝圖功臣之所。「夢赴陽臺到故家」改爲「一夢黃梁到故家」。「鼓打四更月正濃，心猿意馬歸舊宗」改爲「鼓打四更月

正明，萬般悔恨在心中」。 「暫時別，少刻奉」改爲「暫時告別，少刻奉陪」。這類情形，不勝枚舉。

岳家莊

一 引言

「岳家莊」不見正史，是根據小說「說岳傳」第四十回「殺番兵岳雲保家屬」編成的。故事大概是這樣：

宋時，金人入侵甚急，岳飛領兵拒敵，屢獲勝利。子岳雲才十幾歲，一面在家讀書，一面偷習武藝，因為岳雲的祖母和母親都只要他習文，禁止他習武。

這一天，金兵來襲岳飛的故里岳家莊了。

岳雲的祖母和母親都驚恐萬狀，束手無策；後經岳雲和他姐姐銀屏率領本府家丁，才把敵人打退，生擒敵將二名，岳家莊安然無恙。

這齣戲故事簡單，場面也不算熱鬧，但說明了一個真理：敵寇殺來，只有抵抗，才是惟一的求生之路。棄家逃走（第二場，岳夫人白：「婆婆啊，我府家丁足有三百餘口，不如保定婆婆逃走了吧」），固然不是辦法；而「一家聚坐二堂，捨身殉國」（見第二場

老夫人白），也不過徒然犧牲，於事何裨？只有自衛禦侮是正當而且必需的。

要在危險時作有效的自衛，便須於平時作充分的準備。岳雲的祖母和母親那樣的重文輕武，是很足以誤事的。岳雲之一面習文，一面修武，是值得提倡的一種教育精神。

二 本 劇

劇中人

岳雲〔小生〕

岳安〔丑〕

丫鬟〔貼〕

岳夫人〔青衣〕

銀瓶〔閨門旦〕

老夫人〔老旦〕

牛鼻〔花臉〕

四番兵

四番將

薛哩花豹〔花臉〕

張兆奴 [花臉]

四上手

第一場

岳雲（上引）忠孝傳家，何日裏繼父聲華。（詩）年少英雄未出頭，將門出將有源流。他年若遂平生志，掃盡胡兒方罷休！（岳安暗上介，岳雲白）俺岳雲（註一），爹爹鵬舉（註二），母親李氏夫人。爹爹奉命征討金人，不知近日勝負如何。多蒙異人授我兵法武藝，是我私造銀錘一對，好笑我母親偏要叫我棄武習文，我想身爲大將之子，必須要隨父立功，報效朝廷，才是正理。若是坐食君祿，豈不被人恥笑。今日閒暇無事，不免將錘演習一番。岳安！取錘過來。

岳安（白）回稟大相公：它拿我不動。

岳雲（白）嗯！敢是你拿它不動？

岳安（白）正是我拿它不動。

岳雲（白）無用的奴才，閃開了！（岳安下）（唱西皮搖板）蒙異人授兵法要揚名顯姓，要仗着白銀錘除滅金人，非是我背地裏違抗母命，將門子必須要報效朝廷。（耍錘介）上一錘好比那泰山壓頂，下一錘又似那蛟龍翻身。有豪傑耍銀錘（一

笑)呵呵笑定。(三笑介)(丫鬟、岳夫人、銀瓶(註三)上

岳夫人 (白)哇！(唱西皮搖板)胆大的小奴才遠抗娘親！(白)嗯！大胆的奴才，爲娘怎樣囑咐於你：教兒棄武習文；誰想你這奴才不聽教訓！丫鬟！

丫鬟 (白)有！

岳夫人 (白)丟家法伺候！

丫鬟 (白)是！

岳夫人 (白)好奴才(打介)

岳雲 (白)母親哪！(唱西皮搖板)我的父爲元帥威風凜凜，傳一令衆將校誰敢不遵。

望母親許孩兒習學公瑾，燒戰船破曹兵顯親揚名。

岳夫人 (白)哇！(唱搖板)孔聖人(註四)在衛國不對問陣，孟夫子(註五)道善戰要服上刑。

把聖賢金石言全然不信。(打岳雲介，岳雲哭介)

銀瓶 (唱搖板)銀瓶女跪塵埃哀告娘親：我兄弟有大志就該依順。母親哪！

老夫人 (唱)年邁人聞哭聲坐臥不寧。

岳夫人 (白)起來！(雲起，穿衣介，哭介)婆婆萬福！

老夫人 (白)罷了，一旁坐下。

岳夫人 (白)謝座。

銀瓶（白）參見祖母。

老夫人（白）罷了。

岳雲（白）啊，祖母！（施禮介）

老夫人（白）罷了。（雲哭介）呵，媳婦！爲了何事，責打孩兒？

岳夫人（白）只因奴才不讀詩書，私遣銀錘一對，每日在後花園玩耍，故而責打於他。

老夫人（白）孫兒！你不聽教訓，就該責打！

岳雲（白）啓稟祖母！孫兒乃將門之子，必須要隨父立功報效朝廷，才是正理，倘若坐

食君祿，豈不被人恥笑？

岳夫人（白）又來多口！

老夫人（白）從今後棄武習文，方正是理。我有幾句言語，你且聽了：（唱西皮原板）孫

兒你出此言並非正論，做文官爲武將同報國恩。從今後讀詩書以求上進，到後來爲國家大顯才能

岳安（上白）報：牛二爺到！

老夫人（白）有請！孫兒代迎！

岳雲（白）遵命。

岳安（白）有請牛二爺！

牛 臯 (註六) (內白) 來也! (上白) 戰馬踏破金邦地，斬將擒王立大功。

岳 雲 (白) 牛叔父在哪裏? —— 啊，牛叔父!

牛 臯 (白) 啊，岳雲，幾載未見，你倒長成人了!

岳 雲 (白) 牛叔父誇獎了!

牛 臯 (白) 你祖母娘親現在何處?

岳 雲 (白) 現在堂前。

牛 臯 (白) 往裏去傳，就說牛叔父到了。

岳 雲 (白) 是! 牛叔父來了。

牛 臯 (白) 伯母在哪裏? —— 啊，伯母在上，受姪兒大禮參拜!

老夫人 (白) 牛賢姪遠路而來，只行常禮，一旁坐下!

牛 臯 (白) 謝座!

岳 雲 (同白) 牛叔父在上，姪兒拜見!

銀 瓶 (白) 罷了!

牛 臯 (白) 啊，二叔……

岳 夫人 (白) 咄! 俺老牛到此，連杯茶也未會吃，你坐在一旁，什麼二叔長二叔短的，令

人可惱;

岳夫人（白）了鬢看茶！

牛 臯（白）適才飲馬的時節，我吃了半桶冷水，茶嘆，我不用了！

老夫人（白）聖駕可安？

牛 臯（白）聖上駕安。

岳夫人（白）元帥可好？

牛 臯（白）元帥好，咱牛臯也好。

岳夫人（白）那個問你？

牛 臯（白）嫂嫂問過了元帥，少不得就要問俺牛臯；我一塊說了，省得你費事。

岳夫人（白）牛叔叔如今會講話了。

牛 臯（白）不但會講話，我還認識幾個「黑道道子」。

岳夫人（白）牛叔叔；什麼叫做黑道道子？

牛 臯（白）就是認識了幾個字

岳夫人（白）但不知認識了那幾個字。

牛 臯（白）你爹爹姓岳的「岳」字，和俺牛臯的「牛」字。

岳 雲（白）還有什麼？

牛 臯（白）斗大兩個字，還算少嘆？

岳雲（白）哎呀呀！只認識兩個字，就敢在人前誇口！叫我好笑哇！哈哈！

牛鼻（白）哇！大人在此講話，你小孩子家在一旁多言多語，好無有規矩！告辭！

岳夫人（白）岳雲，還不與你牛叔父賠禮？

岳雲（白）姪兒這廂賠禮了！

牛鼻（白）哎呀兒呀（京白）我在營裏頭，被你爹爹刺弄過來，刺弄過去。刺弄慣啦，就

有這個毛包的脾氣。

老夫人（白）牛賢姪不在牛頭山（註七）前跟隨元帥，來此作甚？

牛鼻（白）奉元帥將令，前來下書，伯母請看。

老夫人（白）書信呈上。（看介）原來如此。但願早日掃盡金兵，居家也得團圓。

牛鼻（白）伯母，姪兒有王命在身。不敢久停。告辭了！

老夫人（白）既然如此，不便強留；岳雲！送過你牛叔父！

岳雲（白）遵命！

衆（同白）正是：

老夫人（白）兒行千里母擔憂，（下）

岳夫人（同白）不知干戈何休日。（同下）

牛鼻（白）元帥大功將成就，

岳雲（白）準備吳鉤斬金囚！送叔父！

牛鼻（白）啊，岳雲你回來！

岳雲（白）何事？

牛鼻（白）看你面帶淚痕。莫非挨了打了？

岳雲（白）不曾！（擦淚介）

牛鼻（白）你的眼淚還沒有擦乾吶？

岳雲（白）這個……（擦介）

牛鼻（白）現擦也就來不及了。你要講了真情實話，我帶你到牛頭山前玩耍。

岳雲（白）姪兒講了真情實話，叔父果真帶我到牛頭山去玩耍麼？

牛鼻（白）正是。

岳雲（白）只因我母親教我棄武習文，我在後園演習武藝，被母親看見，故而責打。

牛鼻（白）我來問你，習文的好，還是習武的好？

岳雲（白）自然是習武的好。

牛鼻（白）着啊！你爹爹是個兵馬大元帥，少不得你也是個小元帥！

岳雲（白）叔父誇獎了！

牛鼻（白）但不知你用的是什麼兵器？

岳雲（白）白銀錘一對。

牛臯（白）重有多少。

岳雲（白）一個一百二。

牛臯（白）兩個？

岳雲（白）兩個二百四。

牛臯（白）小小年紀，能使二百四十斤的銀錘，我卻不信。

岳雲（白）叔父不信，待我取來你看。

牛臯（白）取來我看。

岳雲（取錘介）叔父請看！（耍錘介）

牛臯（吃驚介，白）哇呀，哇呀，哇呀！……

岳雲（京白）別嚷嚷！

牛臯（京白）我沒嚷。

岳雲（白）叔父！你可帶娃兒去到牛頭山玩耍？

牛臯（京白）我要帶你去，你祖母母親知道，我不成了拐子手嗎？

岳雲（白）依叔父之見？

牛臯（白）依我之見：我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趕來趕去，趕到牛頭山前相見。

岳雲（京白）我不認識路哇！

牛鼻（京白）傻孩子！鼻子底下不是嘴嗎？

岳雲（白）但不知我爹爹幾時與金兵交戰？

牛鼻（白）八月十五。

岳雲（白）八月十五……（欲下又轉介）叔父請轉！

牛鼻（白）何事？

岳雲（白）我爹爹是幾時與金兵交戰？

牛鼻（京白）剛才對你說過啦，八月十五。

岳雲（白）八月十五……

牛鼻（京白）傻小子！就是吃月餅的那天！記住了吧？

岳雲（白）我要到牛頭山前玩耍去了，

牛鼻（岳雲下）且住！看岳雲有這樣本領，兀朮呵，兀朮！這就是你的對頭到了！（下）

第二場

（四番兵，四番將上）（薛里花豹、張兆奴上）

薛里花豹（白）某，薛里花豹！

張兆奴 (白)某，張兆奴！

薛里花豹 (白)請了！

張兆奴 (白)請了！

薛里花豹 (白)奉了狼主之命，抄殺岳家莊，巴圖魯(註八)！

象 (同白)有！

薛里花豹 (同白)岳家莊去者！(同下)

張兆奴

第二場

老夫人 (上唱西皮原板)我的兒統雄兵金酋來掃，爲國家拋骨肉不愧英豪！但願得功成

就胡兒滅了。

岳夫人 (上接唱原板)做媳婦代子職不怕辛勞。夫報國妻奉親全忠盡孝。

銀瓶 (上接唱原板)我爹爹何日裏得勝回朝。

岳夫人 (白)婆婆萬福。

老夫人 (白)一旁座下。

岳夫人 (白)謝坐

銀瓶 (白)參見祖母母親。

老夫人
岳夫人
(同白)罷了。

老夫人
(白)啊媳婦，孫兒往哪裏去了？

岳夫人
(白)南學攻書去了。

老夫人
(白)媳婦教子有方！

岳夫人
(白)婆婆誇獎了：

岳安
(上白)……報！金兵殺來，離我莊不遠！

老夫人

岳夫人
(同白)再探！

銀瓶

岳安
(白)(噎)！(下)

老夫人
(白)啊，媳婦！金兵直奔我莊而來，想來聖上與你丈夫俱已被禍了。

岳夫人
(白)婆婆料事不差！

岳安
(上白)報！金兵圍困我莊！

老夫人

岳夫人
(同白)再探！(岳安下)

銀瓶

老夫人（叫頭）哎呀媳婦啊！金兵圍困我莊，如何是好？

岳夫人（叫頭）婆婆啊！我府家丁，足有三百餘口，不如保定婆婆，逃走了吧！

老夫人（白）岳家一門忠孝，那有貪生逃走之理？

銀瓶（白）祖母！母親！不必驚慌，孫女也曾受過父親教訓，願帶我府家丁，殺退金

兵，可保滿門無事！

老夫人（白）你乃閨門幼女，有何本領能將金兵殺退？——也罷！不如咱一家聚坐二堂，

捨身殉國了吧！（唱西皮搖板）從古來國滅亡身家難保，爲國家盡節死萬古名標。

銀瓶（白）祖母啊！（唱搖板）兒雖是一女流志量不小，要學那花木蘭（註九）建立功勞。

岳夫人（白）兒啊！（唱搖板）兒雖然有大志年輕力小，怎能夠到陣前去把兵交？

岳雲（內白）走哇！（上笑介）哈哈哈哈哈！（唱搖板）適才間聽說是金兵殺到，這時候

將門子要逞英豪，（白）參見祖母，母親，啊，姊姊！

老夫人（白）孫兒回來了！金兵圍困我莊，如何是好？

岳雲（白）孫兒正在學中攻書，家院報道：金人帶兵殺到莊來。孫兒故而回來，與祖母

母親商議退兵之策。

老夫人（白）小小年紀，說甚退兵之策？

岳雲（叫頭）祖母！孫兒蒙異人傳授兵法武藝，可以抵擋金兵！

銀瓶（白）兄弟有此膽量？

岳雲（白）有此膽量！

銀瓶（白）待姊妹幫助於你！

岳雲（白）多謝姊妹！

老夫人（白）你二人有此膽量，速到後堂披掛，我與你點齊兵將便了！

岳雲（同白）遵命！（同下）

老夫人（白）丫鬟！吩咐衆家丁，二堂聽點！

丫鬟（白）下面聽者：老夫人有令，衆家丁去至二堂聽點！

四上手（兩邊上白）參見太夫人！

老夫人（白）站立兩廂聽我吩咐！（唱西皮原板）叫一聲衆家丁細聽端詳。我孫兒年紀小，去把賊擋，盼你們齊奮勇莫畏刀槍！殺敵人能得勝，個個景仰，縱不勝也落個萬古流芳！

岳雲（披掛同上，領衆下）

老夫人（唱西皮搖板）他姊妹爲國家奮身前往。

岳夫人（接唱搖板）但願得奏凱旋殺盡豺狼！（同下）

第四場

（薛里花豹、張兆奴、岳雲、銀屏等同上，會陣介）

岳雲（白）呔！馬前番賊，敢是往岳家莊去的麼？

薛里花豹（同白）然也！

張兆奴（同白）然也！

岳雲（白）通上名來！

薛里花豹（白）薛里花豹！

張兆奴（白）張兆奴是也！（與薛里花豹同白）你等也通上名來！

岳雲（白）聽了！俺乃岳元帥之子，岳雲是也！

銀瓶（白）我乃岳元帥之女，銀瓶小姐是也！

薛里花豹（同白）無名小輩，放馬過來！（戰介）（薛里花豹、張兆奴被擒介）（岳雲銀瓶三笑介，同下）

【註釋】

（註一）岳雲 宋湯陰人，「宋史」云：飛養子（岳珂撰「金陀粹編」，並無養子之說）。年十二，從飛征伐，數立奇功，授左武大夫。万俟卨誣雲與張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棄市，年二十三。孝宗初，討安遠軍承

宣使。

(註二) 鵬舉

岳飛字。宣和中，以敢戰士應募，請留守宗澤。紹興初，討平李成，授武安軍承宣使，歷授少保、河南北路招討使。蕩平羣寇，屢破兵。時秦檜力主和議，一日降十二金牌召飛還，授懷寧副使。復諷方俟高等劾飛，捕其父子，並殺之，年僅三十九。孝宗時，詔復飛官，諡武穆，改諡忠武。嘉定中，追封鄂王。

(註三) 銀瓶

岳飛幼女；王夫人夢抱銀瓶而生，故名。聞父被害，投井死。其事說者不一，清俞樾著「曲園雜纂」中，有「銀瓶徵」一卷，考證頗詳。

(註四) 孔聖人

論語：「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註五) 孟夫子

孟子：「善戰者，服上刑。」

(註六) 牛鼻

字伯遠，魯山人；從岳飛復襄陽，破楊么，累官荊湖南路副總管。飛死後一日，都統制田師中大宴諸將，臯遇毒卒。或言奉檜使師中毒臯云。

(註七) 牛頭山

在江蘇江寧縣南；岳飛曾敗金兀朮於此。

(註八) 巴圖魯

滿洲人稱勇士爲巴圖魯。舊戲中凡番將、盜寇多用之。

(註九) 花木蘭

古孝女。「獨異志」載花木蘭商丘人；「姓苑」稱木蘭任城人，易男子裝，代父征戍，十二年歸，人無知其爲女子者。「古樂府」有「木蘭辭」，不著何代人。

三 修改經過

修改這齣戲，曾經參考中國戲曲音樂院出版的「戲曲讀本」。此本比其他流行本有兩

大優點：第一是沒有迷信成分，例如據一般的本子上，岳雲的一對銀錘，是三位「神聖」（東平王、雷萬春和南霽雲），於傳授他兵法武藝之後送給他的，在「戲曲讀本」上，這種不合理的地方已被刪去。第二，一般的本子，當岳雲和銀瓶帶領家丁出莊拒敵之後（即「戲曲讀本」之第三場後），還有薛里花豹與張兆奴等領兵殺奔岳家莊一場，殊無必要；在「戲曲讀本」上，也已被刪去。

詞句方面，「戲曲讀本」比一般的戲本高明，沒有太不通順的，間或有意義上不完整或不近情理處，我們根據着老詞，加以修改了。例如：第一場岳雲的引子，老詞作「忠孝傳家，何日裏榮耀跨馬」，新詞將末四字作「名聞天下」都用仄聲的「馬」字和「下」字來押韻，不大合式，所以改為「繼父聲華」；次如定場詩則新詞比老詞好些，所以用它。至於定場白，仍用老詞。同場老夫人問岳夫人爲何責打岳雲，岳夫人自，原詞是：「奴才不聽媳婦教訓，故而責打」，我們改爲：「只因奴才不讀詩書，私造銀錘一對，每日在後花園玩耍，故而責打於他」。同場老夫人唱，原詞是：「食君祿當爲國把烟塵平定，做文官爲武將同報國恩。必須要學孔孟讀書養靜，習成那文共武方顯才能」。我們把第一句改作「孫兒你出此言並非正論」，第二句沒改，第三四兩句改作「從今後讀詩書以求上進，到後來爲國家大顯才能」。

寶蓮燈

一 引言

「寶蓮燈」一名「劈山救母」，又名「神仙世界」。是一齣神話劇。劇情大略如下：不知道是什麼年代了。有儒生劉彥昌，一天從芒碭山下過，遇到一條大蟒，危急間忽有紅燈照路，大蟒逃去，他乃得隨着紅燈出險。

用紅燈救了劉彥昌的，乃是一郎神楊戩的妹妹三聖母；因為她動了凡心，愛了劉彥昌，才這樣做的。於是他們就相愛而結合爲夫婦了，不幸這樁事被二郎神知道了，認爲有辱門楣，怒而拘壓他妹妹在華山底下受罪。這一場神人的美滿姻緣遂被拆散了。

劉彥昌因借三聖母所贈給的沉香寶帶而作了進寶狀元。王丞相便將女兒桂英，許配給他，並且保爲羅州州官。三聖母後來生了一個兒子，由一陣神風送到羅州，並且附有一封血書，劉彥昌爲紀念她，乃爲取名沉香，交由王桂英撫育。不久王桂英亦生一子，名叫秋兒。

沉香和秋兒雖非一母所生，却非常友愛。一天，他們在學中看見當朝太師秦燦的兒子官保侮辱師長，忿恨不平，於是爭吵起來。沉香竟然失手打死了秦官保。劉彥昌王桂英都

知道事情嚴重，便想送一個兒子去抵償，放一個逃走。

但是誰去抵償呢？放誰逃走呢？沉香坦然自承，願去償命。而秋兒也深明大義，情願自己認罪，救下哥哥。這樣，就讓劉彥昌和王桂英爲難了。

劉彥昌覺得沉香是前妻三聖母所生，三聖母對自己有特殊恩，而現在沉香又是個無母的孩子，應該保全他。王桂英覺得秋兒是她自己親生骨肉，年紀又小，自然希望保全他。由於兩方面心理的矛盾，不免各自暗弄機巧，終至唇舌相讒，但最後還是王桂英讓步了。

於是沉香從後花園逃走了。劉彥昌把秋兒帶到秦府，被秦燦家人用亂棒打死，拋棄荒郊。王桂英也因驚嚇而暈倒——劉彥昌和王桂英被鎖拿下獄。一面秦燦又派人追捕沉香。辛賴寶蓮燈的法力，將王氏與秋兒救活。所以此劇因有「寶蓮燈」之名稱。

沉香靠他母親三聖母用座前七寶蓮花燈照救而得脫險。後來遇到仙緣，喫了仙桃，變成了金面大漢，精通武藝，並能七十四種變形術——二郎神楊戩能七十三變。沉香比之多一變——於是同他舅父打起仗來，而且戰勝了；遂劈開華山救三聖母出來。再改父親劉彥昌繼母王桂英出來，連弟弟秋兒，全導引之成了仙。現在華山西峯上面，還有一柄鐵斧和一片分裂的岩，據說就是當年沉香劈山救母的地方。想是由於後人附會而設的。

以上是「劈山救母」的全部劇情大略。現在常在舞臺上演的只是「打子放逃」一段，或加上五子鬧學的頭，秦燦打堂的尾。間或也有接演後面沉香劈山救母的，但追演前部劉

彥昌與三聖母結合的則非常少見了。現在我們也只取「打子放逃」這一段精彩部分，但全部故事應該在這裏敘明，以知其來踪去跡。

宋時江浙一帶舊有「劉推官」的故事，傳於民間，所以越劇常演此劇的全部事蹟，名曰「白蟒山」，想是本諸唐代叢書世說「劉推官」事衍化而來。元劇有「劈華山沉香救母」，目存劇佚；現在平劇而外，漢劇、川劇、越劇都有這齣戲，而以越劇爲最盛行，又可見傳布的地域甚廣。想來現在「寶蓮燈」的故事內容，和初起時必有許多不同。單以平劇說，清末三慶班的「寶蓮燈」和如今所流行的，唱白已經大有不同；而且男主角劉彥昌那時是名劉西字興長，越劇則名劉賢昌。不管劉彥昌，劉興長，劉西或劉賢昌以及秦燦，在歷史上都找不到根據。

神話劇當然不免有荒誕不經的地方。但其寫秋兒捨身救兄的友於之愛，王桂英劉彥昌損己全人受惠不忘的深明大義，都是良好道德的表現。就劇本的技巧說：劉彥昌王桂英審子時心理描寫之細密體貼，及賓白詞語之針鋒相對，均臻上乘。

二本劇

劇中人

劉彥昌（老生）

沉香〔小生〕

秋兒〔小生〕

王桂英〔青衣〕

開場

〔劉彥昌上〕〔場面作鴉鵲噪聲介〕

劉彥昌〔仰首驚介〕〔白〕噫！烏鴉喜鵲同噪，吉凶事全然不曉。

〔沉香秋兒同上，跪下哭介〕

劉彥昌〔白〕噫！我把你這兩個奴才，想是在學中不用心攻書，被先生責打；回得家來，爲父我也要打。

沉香〔同叫頭介〕哎呀爹爹呀！孩兒在學中一時失手，將秦府官保打死了。

秋兒〔白〕你待怎講？

劉彥昌〔同白〕將秦府官保打死了。

沉香〔大驚〕哎呀！（暈介）

秋兒〔同白〕爹爹醒來！

劉彥昌〔唱二簧倒板〕聽說是二姣兒打傷人。（叫頭）沉香！（沉香叫「爹爹」！）秋

兒！（秋兒叫「我父」）哎兒呀！（沉香秋兒同哭「爹爹呀」！）（唱二簧搖板）
冷水澆頭懷抱冰！回頭便把姣兒問，哪個奴才打傷人？（白）兒呀！秦府官保是
何人打死的？

沉香（白）是孩兒打死的。

劉彥昌（白）怎麼，是你打死的？

沉香（白）正是。

劉彥昌（白）好好，兒近前講話！（沉香近前，劉打介）好奴才！（沉香掩面泣介）（唱

二簧搖板）大罵無知小沉香，敢在學中把人傷，手拉姣兒秦府往。

秋兒（白）啊，爹爹哪裏去？

劉彥昌（白）哎！（唱搖板）去到秦府把命償！

秋兒（白）啊，爹爹！秦府官保乃是孩兒打死的。

劉彥昌（白）怎麼是你打死的？

秋兒（白）正是。

劉彥昌（白）好好，兒近前講話！（秋兒近前，劉打介）好奴才！（秋兒掩面泣介）（唱

二簧搖板）大罵秋兒小畜生，敢在學中打傷人，手拉姣兒出府門。

沉香（白）爹爹哪裏去？

劉彥昌 (白) 哎！(唱搖板) 秦府償命走一程！

沉香 (白) 啊爹爹！秦府官保乃是孩兒打死的。

劉彥昌 (白) 哦！是你打死的。

秋兒 (白) 乃是孩兒打死的。

劉彥昌 (白) 哦！是你打死的。

沉香 (分白) 是孩兒打死的。

劉彥昌 (白) 噯呀！(背弓介) 看他二人分明是兄不扳弟，弟不扳兄，我倒想起一輩古人

來了。(白) 呵，兒吓！你二人席地而坐，聽爲父慢慢的道來！

沉香 (白) 遵命。(坐介)

劉彥昌 (白) 伯夷叔齊(註二) 二大賢，弟兄推位讓江山。弟讓兄來兄不肯，兄推弟來弟不

擔。首陽山前同餓死！(叫頭) 沉香！秋兒！(白) 兒要比古人難上難！(唱二簧

快三眼) 昔日裏有一個孤竹君，生伯夷和叔齊二大賢人。都只爲孤竹君身染重

病，傳口詔命次子繼位爲君。那叔齊分長幼不肯從命，那伯夷遵父命也不能依

承。弟讓兄來兄不能依允，兄推弟來也不能擔承。這一個出午門無有蹤影，那一

個逃出了後宰門。首陽山前同餓死，留得美名在萬古存。爲父的怎比得孤竹君，

二姨兒也難比二大賢人。漫說是打死了秦府官保，就是那庶民子也不能夠擔承！
（沉香秋兒同哭介，劉唱原板）我本當帶沉香秦府償命，秦府償命，我的兒啊！想
想起了三聖母送過了紅燈。我本當帶秋兒秦府償命，秦府償命，喂呀我的兒啊！
後堂內現有那王氏桂英。左難右難難壞了我……

王桂英（內白）嗯喊（上唱回龍慢板）後堂內來了我王氏桂英。（接唱二簧慢板）站立在
屏風後用耳細聽。

劉彥昌（白）我看你這兩個小奴才怎生得了哇！

（沉香秋兒同哭介）

王桂英（接唱）他父子因何故大放悲聲！（白）老爺！

劉彥昌（白）啊！夫人你來了。

王桂英（白）妾身來了。

劉彥昌（白）你來得好哇！

王桂英（白）呀！（唱二簧快三眼）莫不是二奴才不聽教訓，有道是子不教不能夠成人。

劉彥昌（白）不是啲！

王桂英（接唱）莫不是羅州（註二）正堂嫌官小，少不得在那品級臺上步步高陞。

劉彥昌（白）事到如今，還講的什麼官大官小……哇……

王桂英 (接唱) 這不是來那不是……

劉彥昌 (白) 哎！我看你這兩個小奴才怎生得了哇！

王桂英 (唱二簧搖板) 莫不是二奴才打傷人？

劉彥昌 (白) 哎呀夫人哪！這兩個奴才在南學攻書，一時失手將秦府官保打死了！

王桂英 (白) 你待怎講？

劉彥昌 (白) 將秦府官保打死了！

王桂英 (白) 哎呀！(暈介)

劉彥昌 (白) 夫人醒來！

王桂英 (唱二簧倒板) 聽說是二妙兒打傷人。(叫頭) 沉香！秋兒！兒啊！(沉香秋兒

同時叫「母親」，「親娘」，「娘啊」！)(唱搖板) 悠悠頭上走三魂。回頭

把老爺問。(白) 老爺！

劉彥昌 (白) 夫人！

王桂英 (接唱) 哪個奴才惹禍根？(白) 老爺！哪個奴才將秦府官保打死？

劉彥昌 (白) 下官問過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保是他打死的。

王桂英 (白) 既是沉香將人打死，老爺就該帶他前去償命。

劉彥昌 (白) 下官又問到秋兒，秋兒言道，秦府官保是他打死的。

王桂英 (白) 哦！秋兒麼！——啊老爺！但不知打死秦府幾個兒子？

劉彥昌 (白) 一個官保。

王桂英 (白) 卻又來！既然打死一個兒子，難道叫我兩個兒子與他償命不成麼？

劉彥昌 (白) 下官正因此事在此爲難哪！

王桂英 (白) 不是妾身誇口，此事不問便罷。

劉彥昌 若問呢？

王桂英 一定要問一個清楚明白。

劉彥昌 (白) 照啊。想夫人乃是丞相之女，我狀元之妻，胸中定有高才。來來來，現有家法在此，夫人與我打一個，問一個，問一個，打一個，問一個，問個清楚明白。下官這裏重重的拜託了。——哎！我看你連兩個小奴才是怎生得了哇！(下)

王桂英 (白) 呀！(唱二簧搖板) 老爺家法付奴手，背轉身來審姣生。開言便把沉香問，南學之事說分明。(白) 兒啊！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劉暗上聽介)

沉香 (白) 是孩兒打死的。

王桂英 (白) 打死人豈不是要償命哪？

沉香 (白) 情願償命。

王桂英 (白) 可捨得兒一雙爹娘？

沉香 (白) 難以割捨。

王桂英 (白) 兒自己的性命？

沉香 (白) 命該如此啊！(哭介)

王桂英 (白) 好奴才！招打！

(打介)

劉彥昌 (白) 啊夫人！你打的是哪個？

王桂英 (白) 打的是沉香。

劉彥昌 (白) 好哇！想他這樣少娘無母的孩兒，夫人，你要與我着實的打。(叫頭) 沉

香！我兒！兒啊！(沉香同時叫「爹爹！我父！爹爹啊——！)

(劉彥昌下)

王桂英 呀！(唱二簧搖板) 我這裏責打沉香子，老爺一旁發恨聲，撇下沉香奴不問，再
把秋兒問一聲(白) 兒啊！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劉暗上聽介)

秋兒 (白) 孩兒打死的。

王桂英 (白) 打死人豈不要抵命哪。

秋兒 (白) 情願與他抵命。

王桂英 (白) 可捨得兒一雙爹娘？

秋兒 (白)難以割捨。

王桂英 (白)兒自己的性命？

秋兒 (白)命該如此。

王桂英 (白)兒做出此事爲娘就要打！(秋兒哭介)(王桂英亦哭介)喂呀！

劉彥昌 (白)啊夫人！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王桂英 (白)怎麼是妾身的不是了呢？

劉彥昌 (白)方才責打沉香，如今就該責打秋兒；如今既不責打秋兒，先前就不該責打沉

香；看將起來，你這做母親的竟有兩樣的心腸！(叫頭沉香！我兒！兒啊！(沉香亦叫爹爹！我父！爹爹啊！)

王桂英 (益哭介)呀！(唱二簧搖板)我這裏不打秋兒子，老爺道我有兩樣心。狠着心腸將兒打！(打秋兒介)(白)老爺！妾身責打秋兒了！

劉彥昌 (白)你打遲了哇！

王桂英 (哭介)(接唱)打在兒身痛娘的心。

劉彥昌 (白)夫人可曾問個明白？

王桂英 (白)妾身問過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保乃是他打死的。老爺就該帶他前去償

命！

劉彥昌 (白)夫人可曾問過秋兒？

王桂英 (白)那秋兒麼？

劉彥昌 (白)怎麼樣啊？

王桂英 (白)哎！這個奴才，也說是他將人打死。

劉彥昌 (白)好一個「也說是他將人打死」，夫人！我把你好有一比。

王桂英 (白)比做何來？

劉彥昌 (白)一盆漿糊。

王桂英 (白)此話怎講？

劉彥昌 (白)你……糊塗的緊哪。

王桂英 (叫頭)老爺呀！想你身為羅州正堂，上與國家辦事，下與黎民分憂，連自己的兩

個兒子都不能審問明白，反來埋怨妾身不成麼？

劉彥昌 (白)想下官身為羅州正堂，上與國家辦事，下與黎民分憂。這黎民百姓不犯在我的手中，還則罷了，倘若犯在我手，輕者是打，重者是夾。如今這兩個小奴才惹禍回來，叫我打……打在哪一個的身上，叫我夾……夾在哪一個的腿上啊？有道是「清官難斷家務事」！

王桂英 (白)「有手怎打自親生」！

劉彥昌 (白)夫人你好一張利口！

王桂英 (白)老爺你也不差！

劉彥昌 (白)此事我不要你管！

王桂英 (白)哪個要管？

劉彥昌 (白)我不要你問！

王桂英 (白)我就不問！

劉彥昌 (同叫頭) 沉香！我兒！兒啊！
王桂英 秋兒！我兒！兒啊！ (沉香秋兒亦反叫)

劉彥昌 (白)噯！不要爲了兩個小奴才傷了我二老的和氣。啊夫人！

王桂英 (白)老爺何事？

劉彥昌 (白)下官有個拙見在此。

王桂英 (白)老爺有何高見？

劉彥昌 (白)夫人去問沉香，下官去問秋兒，兩下一對嘆，便得明白。

王桂英 (白)這倒使得。請！

(劉彥昌問秋兒，王桂英問沉香介)

(同時)兒啊！秦府官保何人打死？

沉香兒

(同時答)孩兒打死。

劉彥昌
王桂英

(同白)打死人是要償命的。

沉香兒

(同白)情願償命。

劉彥昌
王桂英

(同白)可捨得兒一雙爹娘？

沉香兒

(同白)難以割捨。

劉彥昌
王桂英

(同白)兒自己的性命？

沉香兒

(同白)命該如此！

劉彥昌
王桂英

(同白)照哇！好漢做事好漢當，豈肯連累二爹娘。我這纔明白了。

劉彥昌

(白)夫人明白何來？

王桂英

(白)老爺明白何來？

劉彥昌

(白)下官方纔問道秋兒，秋兒言道，秦府官保乃是他打死的，不與他哥哥什麼相

干哪！

王桂英 (白) 這就不對了！

劉彥昌 (白) 怎麼不對了？

王桂英 (白) 妾身方纔問過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保是他打死的，不與他兄弟什麼相干

哪！

劉彥昌 (白) 哎呀呀，還是不得明白！

王桂英 (白) 啊老爺！

劉彥昌 (白) 夫人何事？

王桂英 (白) 妾身倒有個拙見在此。

劉彥昌 (白) 夫人有何高見？

王桂英 (白) 老爺去問沉香，妾身去問秋兒，兩下一對，也就明白了。

劉彥昌 (白) 是吓，想那秋兒乃是夫人所生，有什麼言語總要對夫人講的。

王桂英 (白) 請！

(劉彥昌問沉香，王桂英問秋兒介)

劉彥昌 (同時問) 兒啊，秦府官保何人打死？
王桂英

沉香兒

(同時答) 孩兒打死。

劉彥昌

(同時) 呸！縱然是兒打死，也要推在他……

王桂英

(偷覷王桂英介) 啊夫人！你這做什麼？

劉彥昌

(白) 不會做些什麼？

王桂英

(白) 夫人！你看這上？

劉彥昌

(白) 青天。

王桂英

(白) 下？

劉彥昌

(白) 后土。

王桂英

(白) 你我為父母的？

劉彥昌

(白) 良心二字。

王桂英

(白) 照哇！夫人你那心中要放明白些呀！

劉彥昌

(白) 老爺不要多疑。

王桂英

(同時白) 請！——兒啊！秦府官保到底是何人打死？

沉香兒

(同時白) 孩兒打死。

劉彥昌 (同時白) 噯！諒你也不敢！諒你也不敢！我這纔明白了。我這纔明白了。

王桂英 (白) 老爺明白何來？

劉彥昌 (白) 夫人明白何來？

王桂英 (白) 妾身問道秋兒，秋兒言道，秦府官保乃是他的哥哥打死的，他站在一旁，連手都未曾動過。

劉彥昌 (白) 這就不對了。

王桂英 (白) 怎麼不對了？

劉彥昌 (白) 下官問道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保是他兄弟打死的，他站在一旁，嚇都嚇傻了哇。

王桂英 (白) 依妾身看來一定是沉香！

劉彥昌 (白) 一定是秋兒！

王桂英 (白) 沉香！

劉彥昌 (白) 秋兒！

王桂英 (白) 沉香！

劉彥昌 (怒介) (白) 噯呀！我想此事一不是沉香，二不是秋兒，乃是我劉彥昌私自出衙，將人打死。家院帶馬！

王桂英 (白)老爺哪裏去？

劉彥昌 (白)去到秦府，替你那兒子償命哪！

王桂英 (叫頭)哎呀老爺呀！我想秦府官保，一不是老爺，二不是兩個奴才，乃是我王

桂英私自出衙，將人打死。家院搭轎！

劉彥昌 (白)夫人哪裏去？

王桂英 (白)去到秦府，替你那兒子償命哪！

劉彥昌 (白)聽夫人言來語去，下官倒明白了。

王桂英 (白)明白何來？

劉彥昌 (白)若是沉香將人打死就教沉香前去償命。

王桂英 (白)若是秋兒呢？

劉彥昌 (白)也教沉香前去償命哪！

王桂英 (白)卻是爲何？

劉彥昌 (白)夫人你想啊：那秋兒，惹禍回來，叫道一聲父，有下官與他做主，叫道一聲

娘，有夫人與他擔戴。想那沉香若是惹禍回來叫道一聲父，下官眼巴巴不能與他做主，叫道一聲娘，夫人！他的娘親你是知道的呀。看將起來，還是教這少娘無母的孩兒，前去償命哪！(叫頭)沉香！我兒！兒啊！

王桂英 (亦來哭介) 喂呀！

劉彥昌 (白) 噯！你的兒子在那廂呢！

王桂英 (益哭) 喂呀！

劉彥昌 (唱二簧搖板) 看起來還是兒償命。她自己生來自己疼。手拉姣兒出府門。

王桂英 (白) 哪裏去？

劉彥昌 (白) 秦府去送抵命人。

王桂英 (白) 啊老爺！可記得三聖母送紅燈之事麼？

劉彥昌 (白) 噯呀！不提送紅燈之事還則罷了，提起三聖母送紅燈，叫下官好恨！

王桂英 (白) 敢是恨着妾身不成？

劉彥昌 (白) 下官焉敢恨着夫人。想當年路過芒碭山 (註三)，若被蟒蛇吞喫腹內，也就完了；偏偏來的什麼三聖母送的什麼紅燈。纔生下這個奴才，如今惹下這場禍事！

王桂英 (白) 此乃是洪福。

劉彥昌 (白) 禍事吧？

王桂英 (白) 洪福。

劉彥昌 (白) 夫人，既知道是洪福，你那心中要放明白些呀！

王桂英 (叫頭) 老爺呀！聽你言來語去，妾身我倒明白了。

劉彥昌 (白)夫人明白何來？

王桂英 (白)秦府官保若是秋兒打死，就教秋兒前去償命。

劉彥昌 (白)若是沉香呢？

王桂英 (白)沉香嘆？

劉彥昌 (白)怎麼樣啊？

王桂英 (白)也叫秋兒前去償命。

劉彥昌 (白)夫人你要醒來講話。

王桂英 (白)未曾睡着。

劉彥昌 (白)句句都是夢話。

王桂英 (白)句句實言。

劉彥昌 (白)我卻不信。

王桂英 (白)我就對……

劉彥昌 (白)我就跪。(拉沉香跪介)兒啊，你母親放了你了！快快叩頭！

王桂英 (白)呀！(唱二簧搖板)一句話兒錯出唇，把姣兒送到枉死城。手拉秋兒後堂進

(拉秋兒欲下介)

劉彥昌 (白)啊！夫人！下官這裏跪久了。

王桂英 (白)呀！(接唱)又恐失了夫妻情。走上前來忙跪定，尊聲過往衆神靈，我若捨子有假意……

劉彥昌 (白)怎麼樣啊？

王桂英 (接唱)三尺白綾喪殘生。

劉彥昌 (白)好哇(接唱搖板)多謝夫人開了恩！

(四校尉過場下)

王桂英 (接唱)哪裏的人馬吶喊聲？(白)老爺哪裏人馬吶喊？

劉彥昌 (白)秦府的家丁。

王桂英 (白)沉香哪裏逃命？

劉彥昌 (白)後花園。隨我來！

(沉香出門走介，但未下場)

王桂英 (白)啊！老爺！沉香往哪裏去了？

劉彥昌 (白)逃命去了。

王桂英 (白)叫他回來！

劉彥昌 (白)去遠了。

王桂英 (白)妾身還有話講。

劉彥昌 (白)沉香轉來！你母親喚你

沉香 (轉身介) (白)母親有何吩咐？

王桂英 (叫頭)沉香，兒呀！你此番逃走，見了你那生身之母，將爲娘捨子之義對他說明。待等爲娘百年之後，你買份紙錢，去到墳前燒化，也不枉爲娘養兒一場。話已講完，這來也在兒，不來也在兒啊！

劉彥昌 (白)兒啊！你要記下了。

(王桂英領秋兒下)

劉彥昌 (二簧倒板)父子們訴衷腸珠淚難忍。(叫頭)沉香！我兒！兒啊！(唱二簧搖板)到如今纔說出已往的原因。那王桂英不是兒的親……(白)啊，丫鬢！夫人後堂去了。打茶伺候！

沉香 (白)啊，爹爹！親什麼？

劉彥昌 (白)哎！(接唱)那王桂英不是兒親生母，

沉香 (白)孩兒的母親呢？

劉彥昌 (唱)三聖母是兒的本生娘親。

沉香 (白)孩兒不信！

劉彥昌 (白)我兒若還不肯信；現有血書做證憑。(取血書付沉香介)

沉香（唱二簧搖板）一見血書果是真，怎不叫人兩淚淋！回頭便把母親請。

王桂英（帶秋兒上接唱）我兒爲何不逃生？

沉香（接唱）辭別母親出府門。（白）哎呀！（接唱）只怕難出羅州城！

劉彥昌（唱搖板）羅州生來羅州養，誰人不識小沉香！抓把灰土臉罩上。

（沉香急逃下，劉彥昌暈介）

王桂英（白）老爺醒來！

劉彥昌（唱二簧倒板）半空中降下了無情劍。（白）哎！兒啊！（唱搖板）斬斷父子兩

離分！（王桂英秋兒同哭介）他母子祇哭得如酒醉，鐵石人聞也淚淋。（白）罷！

（接唱）狠心腸用繩索將兒鎖定。（搖頭）

王桂英（白）你將你的兒子放走，叫我的兒子前去償命，那是萬萬不能！

劉彥昌（白）夫人可記得廳前的誓言？

王桂英（白）那乃是一句戲言。

劉彥昌（白）勸你撒手的好！

王桂英（白）我是不能撒手！

劉彥昌（白）不撒手我就要……

王桂英（白）要怎樣？

(劉彥昌踏王桂英腳，推之倒地，拉秋兒下，王桂英追下)

【註釋】

(註一)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爲商代孤竹君的兩個兒子。孤竹君將死，遺命立叔齊。他死後，叔齊要讓位給哥哥伯夷。伯夷謂不可違父命，遂逃去。叔齊也不肯正位而走避，與他哥哥一同歸隱。後來周武王伐商，伯夷叔齊叩馬諫阻。及周武王有天下，他們恥食周粟，同隱首陽山。(在河南懷慶府縣西北十五里)采薇而食，後餓死。

(註二)羅州 按，羅州南朝梁置，在今廣東化縣一帶。與「寶蓮燈」故事不合。復查三度班本作蘆州，蘆州在湖北鄂城縣西二十里，一名邏洲，也作羅洲。「寶蓮燈」的羅州諒係指此。

(註三)芒碭山 芒、碭爲兩山之名，在江蘇碭山縣東南，兩山相去八里。漢高祖劉邦徵時曾亡匿芒、碭山中，高祖又曾斬蛇於大澤中，「寶蓮燈」作者想即由此二事而構出在芒碭山遇蛇。

三 修改經過

演「寶蓮燈」有在前加「五子鬧學」者，爲丑角戲。塾師及秦官保均以丑角扮之。演官保頑劣，戲謔先生，及被責，又反而毆辱先生，沉香、秋兒憤而制止，不意失手打死官保的一段，約佔半點鐘的時間。以其反使結構鬆懈，故刪。或在後面，「秦燦打堂」，那是架子花臉的好戲，描摹奸臣秦燦奸狡殘狠的性狀，惟似亦嫌蛇足。且演出亂棒打死幼兒的殘暴場面，予觀衆以不快之感。故本劇僅採打子放逃一段。

大體說來，「寶蓮燈」的唱白文詞尙屬通順，故多仍其舊，但斟酌流行各家劇本及名伶臺詞，略加取捨。有須說明者兩點：

(一)近日演員扮王桂英上場以前，無倒板，亦無待沉香秋兒呼請，於情較合，今依之。

(二)劇詞中涉及「三聖母」者凡三見，事雖荒誕，以其已成爲民間傳說，是神話而不是迷信，尙無不良影響，且與劇情無大關係，故暫存其本來面目。

奇雙會

一 引 言

本劇一名「販馬記」，又名「褒城獄」，不詳所本。茲將其故事略述如下：

不曉得是什麼時代了，褒城縣有個販馬的商人，名叫李奇的，初娶王氏，生一男一女，男名保童（卽李泰），女名桂枝。後王氏死，李繼娶楊氏三春爲妻。楊爲人淫狠，和地保田旺有奸，乘李奇外出販馬的期間，把保童桂枝姊弟逐出。李奇歸家，不見子女，先問女僕春花，春花答因病致死；後問楊氏，楊氏答以死於「破指瘋」。李見二人說法不同，乃拷問女僕，女僕不敢直言，又怕打，乃自死縊。

女僕自縊後，楊氏乃商同奸夫田旺，賄賂了褒城縣縣令及巡捕胡某，控李以因奸逼死女僕罪。縣令既已受賄，遂將李屈打成招，判成了死刑下了獄。一夜夜深，李想起含冤莫伸，命在旦夕，不禁失聲大慟。是時縣令已卸任，新任縣令趙冲的夫人李桂枝，剛巧聽到李奇哭聲。適趙冲因事下鄉，不在衙內，桂枝吩咐將李奇提出，親自審問了一遍，才曉得這一個老犯人正是自己的爸爸。

次日，趙冲回衙，桂枝請其設法解救她父親。趙冲因明日將有新任按院來此，即爲代寫辯冤狀，囑其親去訴冤。次日，桂枝果去告狀。不料新任按院，正是她的弟弟保童，冤情大白。一家骨肉，散而復聚，都快活得不得了。

本劇主旨，在寫臧官之貪污及奸民之狠毒；悲歡離合，極能動人。

二 本 劇

李 奇〔末〕

王 二〔丑〕

李桂枝〔旦〕

了 環〔貼旦〕

院 公〔外〕

趙 冲〔小生〕

李 泰〔小生〕

門 子〔小生〕

胡老爺〔丑〕

第一場

王二（上念）我做、我做禁卒管牢囚，十人見了九人愁。有錢的，是朋友，沒錢的，是對頭。打不休來罵不休，那怕犯人作對頭，作對頭。（白）我褒城縣的一名禁卒王二便是，自從李奇進得監來連燈油草鋪錢，分文沒有。待我叫他出來，有錢給我便罷；若是沒錢，把他打上牙床受受罪。我就是這個主意。嘿！李奇！出來涼快涼快呀！

李奇（內白）嘎！來了！（上唱吹腔）滿腹含冤向誰訴，都只爲兒女蒼天哪！受非刑！閻王要命還猶可，

王二（白）李奇！快來！

李奇（白）嘎！（唱）禁大哥呼喚嚇掉魂，將身挨過獄神殿，大哥台前早超生。（白）大哥！有禮了。

王二（白）罷啦！罷啦！

李奇（白）大哥！喚我出來，有何吩咐？

王二（白）我說李奇自你進得監來，日子也不少啦。燈油草鋪錢分文沒有。你也給我想想主意呀！

李奇 (白) 哎呀大哥吓！想我李奇，遭此不白冤枉，那有銀錢送與大哥使用？大哥行個方便罷！

王二 (白) 沒有錢？好哇！你給我上牙床睡兩宿去！

李奇 (白) 哎呀大哥吓！(唱) 自古道：恤孤憐寡，愛老念貧，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哎呀大哥吓！(抽頭) 公門之中好修行。

王二 (白) 哇！(唱) 一足踢在地埃塵，胆大老狗罵幾聲。自你進得監門內，何曾見你半分文。將你打在牙床上，(抽頭) 渾身上下細麻繩。幾時有錢幾時放，無錢就受這非刑。(內喚介)「大哥喝酒來吓」(白) 來了來了！李奇！現在我喝酒去啦。吃完了，喝足啦，再跟你算賬！(內白)「大哥快來喝酒。」(白) 來了來了。(下起更)

李奇 (白) 吓！(哭唱) 我李奇幼年喪父，中年剋妻，老來喪子。吓這這的是我李奇三三不幸也，苦哇！(起二更) 我哭哭一聲李保童，早亡的親兒吓！我叫叫一聲李桂枝，難相見的小姐姐！怎知道爲父的在監中受苦？苦哇！(起三更介)

李桂枝 (內白) 丫環！

丫環 (白) 有。

李桂枝 (內白) 掌燈！(上唱) 聽誰樓，打三更，耳邊廂，又聽得悲切聲。(白) 丫環！

丫環 (白) 有。

李桂枝 (白) 去問院公。夜半三更，何人這樣啼哭？

了環 (白) 是！院公那裏？

院公 (白) 來了！堂上一呼，階前百諾，了環姐！何事？

了環 (白) 夫人問：「夜半三更，何人這樣啼哭？」快去問來！

院公 (白) 是！看堂的！

內 (白) 何事？

院公 (白) ！夫人問：「夜半三更，何人這樣啼哭？」

丙 (白) 他們辦事的辦事，造冊的造冊，無人啼哭。

院公 (白) 候着！了環姐。他們辦事的辦事，造冊的造冊，無人啼哭。

了環 (白) 啓夫人，他們辦事的辦事，造冊的造冊，無人啼哭。

李桂枝 (白) 去到監中間來！

了環 (白) 是。院公。叫你去到監中間來！

院公 (白) 是。看監的！

王二 (上白) ？幹什麼？

院公 (白) 夜半三更，何人這樣啼哭？

王二 (白) 沒人啼哭。

院公 (白) 夫人聽見了。

王二 (白) 哦！有一老犯人受前任老爺的責打。棒瘡疼痛故而啼哭。

院公 (白) 這就是了。啓夫人。監中有一老犯人，受前任老爺的責打。棒瘡疼痛，故而啼哭。

李桂枝 (白) 且住。我想監中離內宅甚遠，啼哭之聲，爲何這樣真切？唔！其中必有緣故。院公！將那老犯人帶至二堂，夫人要親自問話！

院公 (白) 夫人。老爺不在衙內。私開監門，有些不便。

李桂枝 (白) 有夫人作主。

院公 (白) 是是是。看監的！夫人有命，將那老犯人帶至二堂，夫人要親自問話。

王二 (白) 老爺不在衙內。私開監門不是玩的。

院公 (白) 有夫人作主。

王二 (白) 那就得。跟我來。

院公 (白) 呵！爲何將他打在牙床之上？

王二 (白) 他自己要試試。

院公 (白) 胡說，快快放下！

王二 (白) 是啦。李奇醒醒。

李奇 (白)大哥！我是打不起了！

王二 (白)誰打你？夫人要將你帶至二堂，親自問話。

院公 (白)隨我來！啓夫人！老犯人帶到。

李奇 (白)老犯人與夫人叩頭。

李桂枝 (白)且住！想我婦人家，面對犯人問話，甚是不便，吓！院公！叫那老犯人臉朝

外跪。墊跪回話！

院公 (白)是！老犯人臉朝外跪！(李應介)看監的！與那老犯人墊跪回話！

王二 (白)我沒有鋪蓋。我還在樹上睡。

院公 (白)夫人說的！

王二 (白)伙計。拿你的墊子使使。

李桂枝 (白)爾等外廂同候！(院公禁卒下)那一老犯人你將犯罪情由，慢慢講來！

李奇 (白)夫人容稟，(唱)一言訴不盡心中苦，(桂枝夾白)「不必啼哭，慢慢講來！」

提起我的苦來，喂呀夫人吓！苦煞人(桂枝夾白)「家住那裏？」(家住漢中府褒

城縣(註一)鄰佑里居住馬頭村(桂枝夾白)「你叫什麼名字？」(老犯人名字叫李奇。

李桂枝 (白)丫環看茶來(丫環下)且住。這老犯人名叫李奇。我爹爹也叫李奇。這是什

麼緣故？跋！想是同名同姓，也是有的。待我仔細問來。老犯人你可有妻室否？

李奇

(續唱) 結髮妻王氏，早歸陰，(桂枝夾白「可有兒女？」) 所生一男並一女，(桂枝夾白「叫何名字？」) 保童桂枝姊弟名。(桂枝夾白「家中何人照看？」) 因家下無人照看兒和女，後娶楊氏狗賤人。(桂枝夾白「你作何生理？」) 老犯人西陵敗馬，四川發賣，歸家來不見了二姣生，(桂枝夾白「就該盤問？」) 問春花他說是害病死，(桂枝夾白「問楊氏？」) 問楊氏，又說是：破指瘋。
(註二)

李桂枝

(白) 且慢！他二人說了兩樣病症，分明是假的了。

李奇

(白) 原是假的。

李桂枝

(白) 就該拷打春花。

李奇

(白) (續唱) 拷打春花，懸樑自盡，老犯人失了主意，錯聽楊氏語，反叫田旺落下屍靈。

李桂枝

(白) 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叫外人落下屍來。這是你大大的失了主意了。

李奇

(白) 原是失了主意。

李桂枝

(白) 後來呢？

李奇

(白) 夫人吶。(唱) 那田旺問我要銀子。(桂枝夾白「你可有銀子與他？」) 漫說無有。縱有銀錢，啫啫啫(唱) 豈肯將假買成真。一紙謊狀當堂告，胡老爺受賄斷

不清，（桂枝夾白「可曾用刑？」）上公堂，先打我四十板。（桂枝夾白「打死也不該招認！」）喂呀夫人哪！無情夾棒怎受刑。老犯人受不過五刑拷打，只得當堂畫招承。

李桂枝

（白）呀！（唱）聽父言心暗驚，喂呀爹……（望門介）喂呀爹爹呀（抽頭）兒享榮華父受刑，父女相隔重門地，不能夠當面說分明。

了環

（上白）夫人！請茶！夫人！因何落淚？

李桂枝

（白）聽老犯人說得可憐，故而落下淚來。喚院公過來！

了環

（白）院公快來！

院公

（白）來了。夫人有何吩咐？

李桂枝

（白）取銀子一錠與那老犯人買些湯水吃！吩咐禁卒不許私自用刑！倘若私自用刑，老爺回來，重責不饒！

院公

（白）是。看監的！

王二

（上白）幹什麼？

院公

（白）這有銀子一錠，夫人賞與老犯人買些湯水吃的。不許你私自用刑。倘若私自用刑，老爺回來，打斷你的狗腿！

王二

（白）是。李奇，夫人賞你一錠銀子。

李奇 (白) 嗷！夫人賞與我的？送與大哥罷。

王二 (白) 你真是個好人。

院公 (白) 呵！有了銀錢就是好人。無有銀錢將他打在牙床上。可惡的東西！

王二 (白) 得啦吧！您。李奇，謝謝夫人吧！

李奇 (白) 多謝夫人。

李桂枝 (白) 不必謝了！呵(唱) 待等老爺回衙轉，把犯人的冤枉說一番。今生不能將恩

報，來生結草當報還。(禁卒同下)

李奇 (白) 待等老爺回衙。

雨桂枝 (唱) 待等相公回衙轉，把父含冤說一番。(丫環院公同下)

第二場

(四青袍門子趙冲同上)

趙冲 (上引子) 司理一方安庶黎，幸喜榮任在襄城(白) 下官趙冲。蒙聖恩職授襄城縣令。前奉上司之命，下鄉勸農。且喜公事完畢，正好回衙。左右(衆應) 打道回衙，(繞場介院公暗上趙更衣袍退下) 來！(院應) 有請夫人出堂！

院公 (白) 是。後堂傳話，請夫人出堂！

內 (白)夫人出堂。

李桂枝 (上念)父受含冤事，何日得辨明。

趙 冲 (白)呵夫人。

李桂枝 (白)呵相公。

趙 冲 (白)夫人請坐！

李桂枝 (白)有坐。喂呀！

趙 冲 (白)呀。下官連日下鄉勸農，且喜今日回來。夫人不加歡愉，反而悲淚嗚咽，

何道理？

李桂枝 (白)相公不在衙門內，妾身犯了你的大法了。

趙 冲 (白)夫人犯了下官什麼大法呢？

李桂枝 (白)是我夜半三更，竟自將監禁門開了。

趙 冲 (白)！噫是我不在衙內，夫人竟自將監禁門開了？

李桂枝 (白)正是！

趙 冲 (白)哇！(桂枝哭介「喂呀」)想我身為縣令，所重者，監庫錢糧。是我不在衙

內，夫人私開監門，若被上司聞知，我這小小的前程豈不斷送你手？真乃豈有此理！

李桂枝

(白)咳！相公吓！(唱)進衙來，不問個詳和細，反將言語衝撞人。

趙冲

(白)夫人自己的不是，反說下官衝撞於你。想夫人也是知書達理之人，那監禁門豈是胡亂開得的？倘若走脫犯人，那還了得！呵哈！你連下官的考程都不顧了，欠通呵欠通！

李桂枝

(白)相公吓！(唱)你父，若在監禁內，七品郎官做不成。

趙冲

(白)呀！(唱)聽妻言心暗驚。言語顛倒，說話不明，(白)哎呀且住，方才聽夫人說：「我父若在監禁內，七品郎官做不成，此話蹊蹺，待我前去問她，(桂枝哭介)我正要問她，她竟自哭了。這便怎麼處。噯！我與她乃是少年夫妻，向前陪個笑臉，有何不可？呵夫人！夫人吓！(唱)我和你少年夫妻，如膠漆，夫人可知道舉案齊眉永不離？(夾白)呵呀夫人呀！(接唱)你心中有什麼不平的事？(浪頭)(夾白)來噓！來噓！(唱)對下官說一個詳和細。

李桂枝

(白)妾身縱有滿腹含冤，對相公說了，不能與我作主，也是枉然，

趙冲

(白)夫人縱有滿腹冤枉，對下官說了，定要與你分憂解愁！

李桂枝

(白)說將出來，又恐相公你着惱哇！

趙冲

(白)只要夫人不哭，下官便不惱。

李桂枝

(白)呵！相公你是不惱的呀？

趙冲 (白)我何嘗惱哇？慢慢講來！(桂枝哭介)惱了！惱了！

李桂枝 (白)相公說過是不惱的呀。

趙冲 (白)夫人不哭，下官便不惱；如今夫人哭了嘆，嘍！惱了！惱了！

李桂枝 (白)如此妾身不哭，

趙冲 (白)下官便不惱。慢慢的講來！

李桂枝 (白)咳！相公呵(唱)一言訴不盡心中苦，(趙冲夾白「夫人請坐。」)提起我的苦來，哎呀相公吓！苦煞人！(趙冲夾白「家住那裏。」)家住在漢中府褒城縣鄰佑里居住馬頭村。

趙冲 (白)前日下官下鄉勸農之時，有一個馬頭村，如此說來，夫人乃是下官的……

李桂枝 (白)什麼？

趙冲 (白)子民了哇，哈哈，

李桂枝 (白)休得取笑！

趙冲 (白)令尊何名？

李桂枝 (白)相公呵！(唱)爹爹名字叫李奇。

趙冲 (白)這就不對了。夫人乃是姓劉，怎麼又姓起李來了？

李桂枝 (白)妾身本姓李嚟！

趙冲 (白)是呵。我想一個人有了兩個姓氏，豈不被人好笑哇？哈哈！

李桂枝 (白)又來取笑！

趙冲 (白)令堂呢？

李桂枝 (唱)生母王氏早歸陰，(趙冲夾白「可有女兒？」)所生一男並一女(趙冲夾白

「何叫名字？」)保童與奴姊弟二人。(趙冲夾白「可有人照着？」)(在家下無人照看兒和女，後娶繼母楊氏三春(趙冲夾白「令尊作何生理？」)我爹爹西陵販馬，四川發賣，歸家來不見了二姣生，(趙冲夾白「就該盤問？」)問春花他說是害病死，問楊氏，又說是破指瘋。

趙冲 (白)他二人說了兩樣病症，定是假的？

李桂枝 (白)本來是假的。

趙冲 (白)就該拷打春花。

李桂枝 (白)相公呵(唱)拷打春花，懸樑自盡。我爹爹失了主意，錯聽楊氏語，反叫田旺落下屍靈。

趙冲 (白)千不是，萬不是。不該叫外人落下屍來。這是令尊大人大大的失了主意了。

李桂枝 (白)本來是我爹爹失了主意了。

趙冲 (白)後來呢？

李桂枝 (白) 樞公呵！(唱)我繼母敗人倫，他與那田……(趙冲搖手止之，同出望介)

趙冲 (白) (李趙同向左看介) 田什麼？

李桂枝 (唱) 他與那田旺有私情，(趙冲夾白「豈有此理」！) 一紙謊狀當堂告。胡老爺受賄斷不清(趙冲夾白「可曾動刑」？) 上公堂先打四十板，喂呀相公呵，無情夾棒難受刑。(趙冲夾白「打死也不該招認！」) 我爹爹受不起五刑拷打，只得當堂畫招承。(趙冲夾白「完了！完了！」) 望求相公來搭救。一重恩當報九重恩，(向趙冲拜介)(趙冲夾白「夫人請起。」)

趙冲 (白) 呀！(唱)聽妻言心中苦。噯她與我趙冲一般相同，他被繼母趕出門外，我被晚娘驅出門庭。

李桂枝 (白) 聽相公之言，也是被繼母趕出來的麼？

趙冲 (白) 正是！

李桂枝 (白) 如此說來，天生一對。

趙冲 (白) 地長一雙。

李桂枝 (同唱) 天生一對苦夫妻，喂呀相公吓！(抽頭) 你我同樣受苦情，有恩不報非君子。有仇不報枉爲人。

李桂枝 (白) 呵！相公快快，搭救我家爹爹呀 (哭介)

趙冲 (白)夫人不必啼哭。取令尊招詳過來，一看便知。(院公暗上)

李桂枝 (白)就依相公。

趙冲 (白)來！(院公應介)去到刑房取李奇的招詳過來！

院公 (白)是。刑房的！

內 (白)做什麼？

院公 (白)老爺要李奇的招詳。

內 (白)拿去。

院公 (白)李奇招詳呈上。

趙冲 (白)迴避了！(院公應下)呵！夫人。令尊招詳在此，夫人請看！

李桂枝 (白)有勞相公念與我聽！

趙冲 (白)噉！待下官念與夫人聽。犯人一名李奇，(桂枝哭介)夫人不必啼哭，聽下
官念吓。

李桂枝 (白)妾身不哭，相公請念。

趙冲 (白)犯人一名李奇。因姦不從，逼死女僕春花，招詳是實。上達部聞，秋後處

李桂枝 (白)相公爲何不往下念？

趙冲 (白)念將出來，夫人你又要哭吓。

李桂枝 (白) 妾身不哭，相公快快念來。

趙 冲 (白) 夫人聽了。秋後就要處決了。

李桂枝 (白) 嗷！秋後就要處決了？

趙 冲 (白) 就要處決了！

李桂枝 (白) 哎呀！（暈倒介）

趙 冲 (白) 夫人醒來！夫人醒來！

李桂枝 (白) 哎呀相公呀！快快搭救我家爹爹呀！

趙 冲 (白) 此乃前任官所斷，下官如何挽回的喲！

李桂枝 (白) 如此說來，我爹爹是無救的了。

趙 冲 (白) 哽！只怕無救的了！（桂枝哭介）只怕無救的了！（想介）呵夫人，令尊還有可生之路。

有可生之路。

李桂枝 (白) 我爹爹還有什麼可生之路？

趙 冲 (白) 前日有火牌到來。新按院明日在此褒城下馬。夫人何不修辯狀，前去申訴，

救出令尊，也未可知。

李桂枝 (白) 好便好。只是無人寫狀呀。

趙 冲 (白) 寫狀麼？下官就會寫。

李桂枝 (白) 怎麼相公還會寫狀麼？

趙冲 (白) 哎！身為縣令，一紙辯狀都不會寫，怎能升堂理事？

李桂枝 (白) 如此，有勞相公，與我寫一辯狀。

趙冲 (白) 好便好。夫人你要與我……

李桂枝 (白) 怎麼？

趙冲 (白) 拂紙。

李桂枝 (白) 拂紙？

趙冲 (白) 磨墨。

李桂枝 (白) 使得。

趙冲 (白) 哈哈！

李桂枝 (白) 呀！

趙冲 (唱) 聽妻言怒滿腔。今把那冤枉訴詳情。上寫着告狀人李(李桂枝夾白)「寫

呀。」(白) 阿李。(桂枝夾白)「往下寫呀。」(白) 李……

李桂枝 (白) 唉！我說你不會寫吓。

趙冲 (白) 唉！我會寫吓，哈哈！

李桂枝 (白) 呀！

趙 冲

(白)非是下官不寫。這狀紙上面，要寫夫人的名字。未曾請教，夫人叫何名字？

說出來，我好寫呀！

李桂枝

(白)我呀……

趙 冲

(白)說吓。

李桂枝

(白)我是無有名字的。

趙 冲

(白)哎！人生天地之間，那有無有名字的道理。說將出來。我好寫呀？

李桂枝

(白)我呀……

趙 冲

(白)說吓。我好寫呀。

李桂枝

(白)哎！我姓李啊！

趙 冲

(白)我曉得你姓李。叫何名字。說將出來，我好寫呀。

李桂枝

(白)哎！你糊裏糊塗，寫上一個吧。

趙 冲

(白)哎！一紙辯狀，遞在按院大人台前，猶如虎口板牙一般。豈是胡亂寫得的。

到底叫什麼名字？你與我講！說！

李桂枝

(白)我呀……

趙 冲

(白)說吓。

李桂枝

(白)桂枝，

趙冲 (白)呵？

李桂枝 (白)桂枝喲？

趙冲 (白)哎，桂枝喲。

李桂枝 (白)呀啐！

趙冲 (白)呀！夫人！我倒想起一樁心事來了。

李桂枝 (白)什麼心事？

趙冲 (白)你我完婚的時候，是什麼時節？

李桂枝 (白)八月中秋。

趙冲 (白)真個是「秋風吹動桂花香。」喲喲！

李桂枝 (白)可香呵？

趙冲 (白)香倒是香，只是有些兒不貴。

李桂枝 (白)那些兒不貴？

趙冲 (白)你想呵，夫人 犯乖張，就是這些兒不貴。

李桂枝 (白)哽！你有口說旁人，無口說自身。想當年投親的時節，你可是這般的光景？

趙冲 (白)你說那個？

李桂枝 (白)你呀！

趙 冲 (白)彼此：

李桂枝 (白)一樣！

趙 冲 (白)哈哈！(唱)上寫着李桂枝二十一歲，替父伸冤到公庭。(白)令弟何名？

李桂枝 (白)名叫保童。

趙 冲 (白)作何生理？

李桂枝 (白)咳！也是苦讀詩書。

趙 冲 (白)唉！苦煞那書生。(唱)小保重與桂枝，趕出門外，父在繯繩冤未明，望求按台超生命，一炷茗香答報恩，(白)狀紙寫好，夫人請看！

李桂枝 (白)有勞相公。(取看介)呵！相公。這狀紙是無用的了。

趙 冲 (白)怎說無用？

李桂枝 (白)想那按院大人台前，前呼後擁。我乃女流之輩，挨擠不上，豈不是無用的了？

趙 冲 (白)這倒慮得是。呵夫人。明日按院大人到來，下官少不得前去迎接。夫人可以扮作下官隨役模樣，混了進去，遞上狀紙，也就是了。

李桂枝 (白)多謝相公。

趙 冲 (白)正是：一紙辯狀遞與前。

李桂枝 (白)撥開雲霧見青天。

趙冲 (白)但願按院施恩典！

李桂枝 (白)趙氏孤兒冤報冤。

趙冲 (白)好一個「趙氏孤兒冤報冤」。夫人請轉！

李桂枝 (白)相公何事？

趙冲 (白)這狀紙！

李桂枝 (白)敢是寫錯了？

趙冲 (白)正是寫錯了。

李桂枝 (白)相公請看。

趙冲 (白)桂枝！桂枝吓！哈哈！

李桂枝 (白)呀啐！(想介)呵，相公請轉！

趙冲 (白)夫人何事？

李桂枝 (白)這是無用的了。

趙冲 (白)怎麼又說無用？

李桂枝 (白)想妾身不會告狀，豈不是無用的了。

趙冲 (白)待下官教導於你。明日按院大人到來，夫人將這張狀紙，頂在頭上。緊行！

步，跪在塵埃，高聲喊叫：爺爺冤枉（跪介）

李桂枝（白）暫行收監，三日後掛牌聽審。（笑下）

趙冲（白）哇哇，我倒上了她的當了哇。（笑下）

第二場

（李泰上）（門子後階上）

李泰（干唱）翰墨清高，成名天下曉，父母劬勞，深恩難報，（坐念詩）曾記當年受煎熬。姊弟雙雙往外逃。猛虎衝散恩公救。今日才得掛紫袍。（白）本院李泰，乃漢中府褒城縣人氏。初受繼母虐害。姊弟二人逃出門來，又被猛虎衝散。姊弟不知下落。是我多蒙王公搭救，扶養成人。前月上京應試得中。蒙聖恩欽放山陝巡按。一路之上，查訪民情，便中打探家中之事。正是：一家分散後，何日得相逢。

門子（白）請大人更衣。

李泰（白）升堂！

門子（白）升堂！（二皂隸八龍套引李保僮升堂）

胡老爺（上白）報！巡捕官告進。（進介）巡捕官叩見大人，巡風無事。

李泰（白）轎門伺候！

胡老爺 (白)是。(出介)

趙冲 (上白)呵！寅翁。

胡老爺 (白)堂翁。

趙冲 (白)請。

胡老爺 (白)請。(下)

趙冲 (白)報。彙城縣告進。(進介)卑職參見大人。

門子 (白)請免，打恭。

李泰 (白)貴縣！

趙冲 (白)大人！

李泰 (白)本院奉旨，巡視山陝。有善必獎，有惡必懲，貴縣須體本院之意，勿負期

望！

趙冲 (白)大人台諭，卑職敢不仰體！

李泰 (白)請回衙理事！

趙冲 (白)卑職告退，

門子 (白)請免。打恭！

趙冲 (白)這般時候，還不見夫人到來。(桂枝上介)呵！夫人快來。

李桂枝(白)呵！相公。我心中有些害怕，不告也罷。

趙冲(白)無妨事，只管前去！（推桂枝介）（下）

李桂枝(白)爺爺冤枉！

李泰(白)何事喧嘩？

門子(白)有一漢子告狀。

李泰(白)可有狀紙？

門子(白)狀紙呈上。

李泰(白)（接看狀紙介）具告狀人李桂枝，來！撐起面來！（衆應介）呵！桂枝乃是

女人名字，爲何漢子前來告狀？分明是個刁棍。來！大刑伺候，（桂枝驚介）落

帽脫衣介）

衆(白)是一女子，

李泰(白)掩門！（象下）（李泰拉桂枝下）

第四場

（趙冲急上）

趙冲(白)哎喲喲……（兩望介）哎呀且住。方才我妻前來告狀，只見其入，不見其

出，被大人這一把，扯入衙後。這是什麼緣故哇？哎喲……也罷拚着這小小前程不要，闖了進去，問個明白便了！（圓場）

胡老爺（上白）呵！堂翁慌裏慌張，爲了何事？

趙冲（白）哎呀寅翁呵！方才我……有一漢子，前來告狀。只……見其入，不……見其出？被按院大人這一把，扯入後衙。這是什麼緣故哇？

胡老爺（白）這裏頭多少有點緣故！

趙冲（白）哎喲……呵！寅翁！我來問你，大人此番前來，可曾攜眷？

胡老爺（白）有道是：「按院按院，不帶家眷。」

趙冲（白）哎呀！糟了！糟了！

胡老爺（白）方才那告狀的漢子，是你的什麼人吶？

趙冲（白）呵？

胡老爺（白）是你的什麼人吶？

趙冲（白）哎喲……

胡老爺（白）那一告狀漢子，是你什麼人吶？

趙冲（白）哎喲……

胡老爺（白）到底是你的什麼人？

趙 冲 (白) 哎呀寅翁呵！拚了我這小小的前程不要，我就闖！

胡老爺 (白) 闖不得！

趙 冲 (白) 我就闖！

胡老爺 (白) 闖不得！

趙 冲 (白) 闖！闖！

胡老爺 (白) 闖不得，(同下)

第五場

(李泰拉桂枝上)(門子隨上)

李 泰 (白) 姊姊！不要害怕！兄弟保童在此。

李桂枝 (白) 你是我兄弟保童？

李 泰 (白) 正是！

李桂枝 (白) 李泰？

李 泰 (白) 姊姊。

李桂枝 (同哭) 喂！呀兄弟姊姊下！。(同唱苦想思)自從姊弟分別後。誰想今日又的逢。

(內喊介)

李 泰 (白)外面何事喧嘩！

內 (白)褒城縣轅門喧嘩！

李 泰 (白)呵！胆大褒城縣，有多大前程？敢在轅門喧嘩。待我出去會他。

李桂枝 (白)呵兄弟。可知那褒城縣他是何人？

李 泰 (白)他是何人？

李桂枝 (白)他是你的姊丈呵。

李 泰 (白)就是姊丈也要會他一會。

李桂枝 (白)呵！兄弟。他乃胆小之人，千萬不要驚唬於他！

李 泰 (白)小弟遵命，姊姊請至後面。(桂枝下)來！升堂！(吹打入座介)傳褒城縣！

(趙冲胡老爺同上)

趙 冲 (白)哎喲……(胡扯介)報！褒城縣告進。(同進介)卑職參見大人。

李 泰 (白)嚙！胆大褒城縣，有多大前程，敢在轅門喧嘩？

趙 冲 (白)哎呀大人哪！方才我……有一漢子，前來告狀，只……只見其入，不……不見其出，被大人這一把，扯入後衙。因此卑職斗胆了！斗胆了！

李 泰 (白)我來問你，那一告狀漢子是你的什麼人？

胡老爺 (白)呵！那一告狀漢子是你的什麼人哪？

趙冲 (白)呵？

胡老爺 (白)是你的什麼人哪？

趙冲 (白)嘿嘿！

胡老爺 (白)怎麼？是你的嘿嘿？

趙冲 (白)嘿嘿嘿！是下官的妻子。

李泰 (白)掩門！(衆下，李泰拉趙冲圍場，桂枝暗上，扯趙衣介)

趙冲 (白)呵！夫人。你倒先來了。

趙桂枝 (白)呵！相公。可知這位大人，他是何人？

趙冲 (白)他是何人？

李桂枝 (白)他是我的兄弟。

趙冲 (白)叫他什麼？

李桂枝 (白)叫他大舅。

趙冲 (白)叫得的？

李桂枝 (白)叫得的。

趙冲 (白)呵！大……(跪介)

李泰 (白)哽！

趙冲 (白)大……人。(跪介，桂枝下)

李泰 (白)姐夫請起！請坐！

趙冲 (白)有坐！

李泰 (白)呵姐夫！我家爹爹，遭此不白冤枉，爲何坐視不理？

趙冲 (白)此乃前任官所斷，與下官無干，與下官無干。

李泰 (白)還望姐夫搭救！

趙冲 (白)大人掌生殺之大權。要救令尊有何難哉！有何難哉！

李泰 (白)姊丈請便！

趙冲 (白)卑職告退。(下)

李泰 (白)來！拿我令箭提調李奇，察院復審！(下)

(胡老爺暗上)

門子 (白)是。胡老爺。大人有令，提調李奇，察院復審！(下)

胡老爺 (白)是啦。哎呀慢着！想當初李奇這案，是我與前任縣官問的。今日提他復審，倘若他翻了口供，那便如何是好？呵！有了。不免嚇唬嚇唬他便了。(圓場)到啦。看監的！

王二 (上白)胡老爺。

胡老 (白) 大人有令，提調李奇，察院復審！

王二 (白) 李奇走來！

李奇 (白) 大哥何事？

王二 (白) 胡老爺，提你來啦。

李奇 (白) 參見胡老爺。

胡老爺 (白) 大人提調於你，察院復審。你可照原口供說。要是胡說八道罪上加罪！

李奇 (白) 是是是。呵！胡老爺。此去是禍是福？

胡老爺 (白) 連我還不知道是死活啞！隨我來！李奇提到。

門子 (上白) 請大人升堂。(吹打，李泰，上入座介)

胡老爺 (白) 報！李奇告進。

李奇 (白) 與大人叩頭。(跪介)

李泰 (白) 那一老犯人，你將犯罪情由，從實訴來！本院開脫於你。

李奇 (白) 大人容稟！(唱) 進察院，呵呀嚇得我魂不在！(衆吆喝介)

李泰 (白) 不必害怕，慢慢講來！

李奇 (白) 噉！(唱) 不知何人與我把冤伸，滴水灘頭難留月。鋼刀不殺無罪人。(白) 犯人李奇，西陵販馬，四川發賣。回得家來，不見一雙兒女，拷打女僕春花。春花

畏懼楊氏，不敢說出真情，懸樑自盡，楊氏私通田旺，使用銀錢買通上下衙門，啫啫啫。就是這位胡老爺與前任縣令，受賄千兩，將老犯人屈打成招，問成一行死罪的喲！（唱）大人，若得超生命，一重恩報九重恩。

胡老爺（白）哎呀不好。李奇翻了案啦。待我去到後面投井死了吧！（下）

李泰（白）那一老犯人，你說的可是真情實話？

李奇（白）問過胡老爺便得明白。

李泰（白）來！將胡巡捕與我拿下！

門子（白）胡老爺。胡老爺。（望介）他畏罪投井一死了。啓稟大人，老胡爺投井。

李奇（白）呵！大人。胡老爺投井，可見犯人的冤枉，是真實的了。（唱）今日捕廳身投井。可見冤屈是真情。

李泰（白）掩門！（吹打，衆下，李泰拉李奇圓場介）爹爹不必害怕，孩兒保童在此

李奇（白）呵！你是我兒保童？

李泰（白）正是。

李奇（白）李泰，

李泰（白）爹爹。

李奇（近視介）（白）兒吓！（李泰同哭介）（唱）只說是父子們不能相見，誰知察院會

姣生(白)兒吓!(接唱)你在此享榮華富貴，可知你那姊姊何方存身!

李 泰 (白)我姊姊也來了!

李 奇 (白)嗷?你姊姊她也來了，快快喚她前來!

李 泰 (白)是!姊姊。爹爹喚你!

李桂枝 (上白)來了。爹爹在那裏?(進介，看介)

李 奇 (相見同哭介)哎呀兒爹爹呀!

李 奇 (唱)喂呀苦命的兒呀呵!哭一聲小姐姐……(趙冲暗上)這一位官長，他是何

人?

李 泰 (白)他是褒城縣令，孩兒的姐夫。

李 奇 (白)爲父叫他什麼?

李 泰 (白)叫他趙姑老爺。

李 奇 (白)叫得的?

李 泰 (同白)叫得的。

李桂枝 (白)呵趙?

趙 冲 (白)岳父老大人。

李奇（白）不不……不敢哪！（唱）你是我一縣之主，父母老大人！

趙冲（白）不敢！

李奇（白）嘿！（唱）恨只恨田旺天殺的，惱只惱楊氏狗賤人。（白）呵！賢婿！我家的事。瞞不過你的呀！

趙冲（白）小婿一一盡知。

李奇 啫啫啫。（唱）被他害得我一家人東逃西散！

李桂枝 趙冲（同白）如今團圓了。

李奇（白）不不不！（唱）只恐相逢夢非真。

李泰（白）青天白日，父子相會。

趙冲（白）翁婿團圓。

李奇（白）噉！父子相會，翁婿團圓。

李桂枝（白）不是做夢。

李奇（白）不是做夢？

李桂枝、李泰、趙冲（同白）不是做夢。

李奇 (白) 哈哈。 (立不穩介)

衆 (白) 看仔細！

李奇 (白) 不不妨事喲！ (唱) 喂呀田旺賊呀！呵！爾好比籠中鳥，網內魚好比楊三

春。拿住二賊用刀剝！ (頓足介白) 喔喲……

衆 (白) 看仔細！

李奇 (白) 不妨事！ (唱) 萬副凌遲方稱心。

趙冲 岳父

(同白) 爹爹請上坐，受我等大禮參拜！

李奇 (白) 慢來！慢來！拿住田旺楊氏與我報仇，勝似拜我十倍。

趙冲 (白) 小婿已差人，前去捉拿，料那二賊飛走不脫！

李奇 (白) 噉！料那二賊飛走不脫！

衆 (同白) 飛走不脫！

李奇 (白) 如此，你們拜拜呀！哈哈！

衆 (同白) 喜只喜骨肉團圓。喜只喜福祿綿綿。慢說蒼天無有眼。善惡昭彰在面

前。

李奇 (白) 兒呵！ (唱) 這才是蒼天生憐念。

衆 (白)如今一家團圓了。

李奇 (唱)一家骨肉又團圓。(白)兒呵！你如今是什麼官職？

李泰 (白)八府巡接。

李奇 (白)賢婿你呢？

趙奇 (白)七品縣令。

李冲 (白)我兒你呢？

李桂枝 (笑白)七品孺人(註四)

李奇 (白)爲父的呢？

李桂枝 (同白)老封君！(註五)

李奇 (白)哦，老封君？

趙冲 (白)老太爺！

李奇 (白)哦，老太爺：哈哈……(作傾斜狀介)

衆 (急扶介白)怎麼樣了？

李奇 (白)不妨，不妨呵。正是：(念)人虧非爲虧，

李桂枝 (念)善惡各有歸。

李 秦 (念)不信冷眼睛，

趙 冲 (念)公道饒過誰！

李 奇 (白)好一個「公道饒過誰」！兒呵，隨爲父的來呀，哈哈……（李奇桂枝同下）

趙 冲 (白)吓！大人！

李 秦 (白)姐夫！今後不必如此稱呼，你我乃是骨肉之親了。

趙 冲 (白)如此，卑職斗胆了。賢舅！隨我來！（同笑下）

【註釋】

（註一）漢中府褒城縣 屬今陝西省。

（註二）破指瘋 病名，即破傷風，因一種病菌竄入傷口而起，足以致命。

（註三）趙氏孤兒冤報冤 史記趙世家晉景公時，司寇屠岸賈作難，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皆滅其族。時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後媿身生男，名武，得程嬰攜匿山中得免。及景公疾，悉趙孤獨在，乃與韓厥等謀立趙氏孤兒武。武不忘舊讎，乃與程嬰反攻屠岸賈，還滅其族。

（註四）七品孺人 明清官員階級，以數字分等第，孺人稱七品職官之妻，

（註五）封君 子孫貴顯，其父祖受典者，稱封君。

三 修改經過

茲將本劇改動的地方，略述於後。

舊本第一場照例是上太白金星，命鴛鴦去將李奇的哭聲傳入桂枝的耳內，一好教她父女相逢，冤冤相報」。我們嫌牠太荒誕不經，已整個刪去，以原來的第二場做了第一場。

第一場，桂枝將李奇從監中提出問話，李奇向她下跪時，舊本部有「哎呀且住，老犯人與我跪下，我爲何一陣頭暈」之類的說白，嫌牠帶有迷信的色彩，已刪去。

第二場趙冲向桂枝陪笑臉時，臺詞作「我和你少年夫妻如兒戲，還在那裏哭，舉案齊眉永不離。」前後語意錯亂，特改爲「我和你少年夫妻如膠漆，夫人可知道舉案齊眉永不離」。以符陪笑臉情景。

第二場趙冲桂枝同唱「天生一對若夫妻，看來你我命相同。有恩不報非君子，有仇不報枉爲人」。其中「同」字係「中東轍」，「人」字係「人辰轍」，混用不妥。況前面桂枝所唱者均係「人辰轍」，故將「看來你我命相同」句改爲「你我同樣受苦情」，俾與上文之「人辰轍」整齊畫一。

第二場趙冲寫狀時唱「聽一言怒滿腔，有什麼冤枉訴上來。」係以「懷來轍」之「來」字押韻。然下接唱「上寫着李桂枝二十一歲，替父伸冤到公庭……」六句則改用「人辰轍」，用轍錯亂，須加改正。故將「有什麼冤枉訴上來」句，改爲「今把那冤枉訴詳情」。用韻語意，前後均可通清調和。

第六場胡老爺本是褒城縣之巡捕官，所以有機會和前任縣令共同受賄，誣害李奇。觀

於劇中（一）胡某向李泰自稱爲巡捕官，（二）趙冲稱胡爲「富翁」，胡某稱趙爲「堂翁」，可見他倆是僚屬關係。（三）李奇唱詞有「今日捕廳身投井」句，亦係指胡而言。有此三點證明，已經確知胡老爺並不是前任縣令。不過劇詞說得含糊，常常使人誤會成爲胡即前任縣令。遂有「既已離任，何以留在縣衙不去」之疑問。原詞在李奇向李泰訴述冤枉之時，本有一「就是這位胡老爺受賄千兩將老犯人屈打成招，問成一行死罪的喲！」諸語。今將增入「與前任縣令」五字於「胡老爺」三字之下。並於胡老爺奉命提李奇復審之自言自語中間，加上「是我與前縣官問的」一語，便易於辨別胡老爺的身分了。還有胡老爺當堂投井一節，大堂上豈有現成的井，亦似生硬。故改爲胡在李奇訴完冤枉之後，自知案情敗露，即行溜出而畏罪投井。等到李泰要將他拿下，門子向內一望，始知胡已投井身死，較爲合理。

第六場李奇唱詞之下句用轍錯亂，特將「誰知察院又相逢」改爲「誰知察院會姣生」。「可知你那姊姊身落何方」？改爲「可知你那姊姊何方存身」；「只恐相逢在夢中」改爲「只恐相逢夢非真」；「楊氏好比網內魚」，改爲「網內魚好比楊三春」，俾與其他「人辰轍」之下句用韻，趨於一致。

原詞在李奇唱到最末一句「一家骨肉又團圓」時，下接「正是：人虧天不虧。善惡有輪迴。不信抬頭看。蒼天饒過誰」四句。因涉及迷信報應，故改爲：「人虧非爲虧，善惡各有虧。不信冷眼看，公道饒過誰！」

